

# 恩 福

BLESSINGS

V.16 N.3 總60 2016/7

再思基督信仰的公共性

*Thoughts on the Public Nature of Christian Faith*

P.12

冬天裡的基督—俄羅斯思想斷片

*Christ in Cold Winter: Excerpts about Russian Thinking*

P.17

## 傳統的困境

與

## 探索真理之路

*Predicament of Human Traditions and  
an Effective Way of Truth-Searching*

**P.2**



TRU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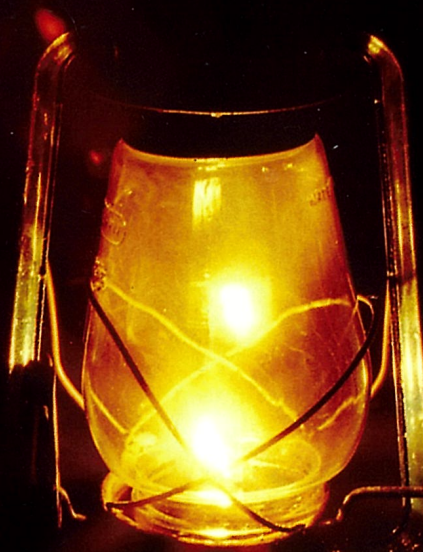
# 你們是世上的光

.....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馬太福音5:15)

.....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5:16)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傳統的困境與探索真理之路 2  
Predicament of Human Traditions and  
an Effective Way of Truth-Searching 陳宗清
- 潔淨與更新—基督徒社會批判的責任 6  
Cleansing and Renewal:  
Christian's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Criticism 陳佐人
- 當設計成為禁忌 9  
When Intelligent Design Became Taboo 基甸
- 再思基督信仰的公共性 12  
Thoughts on the Public Nature  
of Christian Faith 李晉／馬麗
- 活在愛裡的人 封底  
Abiding in Love 蘇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冬天裡的基督 17  
—俄羅斯思想斷片  
Christ in Cold Winter:  
Excerpts about Russian Thinking 任不寐
- 奇妙的創世記一章一節 24  
The Marvelous Characteristics  
of Genesis 1:1 編輯部
- 迷信教育 VS 認識真理 27  
Blind Faith in Education  
VS Knowing the Truth 天靈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十年打磨不為劍 29  
Ten Years under God's Training 舍禾

## 恩福

**Blessings**, Vol. 16, No. 3, July, 2016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6年7月 第十六卷第三期 總60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Jasmine Jing Zhang  
Contributing Editor: Gang Zhao / Miao Zeng  
Cover Designer: Sherry Fong  
Administrator: Shangchun Cai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張靜  
特約編輯 趙剛 曾淼  
封面設計 馮采葭  
行政 蔡尚純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1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www.newenfu.org

本刊文本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大眾傳播/出版品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主席)、蕭康(書記)、許蒙惠(財務)、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張文辛、陳政、劉哲沛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傳統的困境 與探索真理之路

陳宗清



今年5月19日，埃及航空MS804班機從巴黎飛往開羅，在地中海上空突然消失，原因成謎。專家作出的推測中，不排除可能是恐怖分子又一次泯滅人性的作為。過去十幾年，國際間最駭人聽聞的恐怖行動，都與伊斯蘭教的極端組織有關，如，凱達、博科聖地、及伊斯蘭國等。於是，關心現代文明發展的思想家不免提問：究竟穆斯林的傳統發生了什麼問題？

今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影片為「驚爆焦點」(Spotlight)，刻劃二十世紀末波士頓天主教神職人員的醜聞如何被一群記者揭發。我們也不禁要問：天主教神職人員怎麼會作出這麼卑劣的行徑？究竟這個超過一千五百年的教會傳統出了甚麼嚴重的危機？

其實，傳統出現崩坍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中不斷發生，過去一百五十年的中國近代史更印證了這個事實。二十世紀初期，神州大陸掀起新文化運動，主導華人社會的儒家傳統大受撻伐。著名歷史學者余英時，在「現代儒學的困境」一文中，提到儒家傳統的崩潰：「近百餘年來，中國的傳統制度在一個個地崩潰，而每一個制度的崩潰意味著儒學在現實社會中失去一個立足點。等到傳統社會全面解體，儒學和現實社會之間的連繫便也完全斷絕了。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近代史上反儒學的情緒一步一步地提高，而在『五四』時代達到了高潮。」

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馬列思想成為官方

的意識形態。文化大革命讓成千上萬的中國知識分子受盡苦難，八九民運的血腥鎮壓更令他們感到震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想完全幻滅。1991年底蘇聯政體瓦解，馬克思主義所標榜的工人國家理念，在世人眼前徹底破產。

## 烏托邦的破滅

十六世紀初期，英國的社會哲學家莫爾(Thomas More, 1478-1535)提出「烏托邦」(utopia, 意為「不存在的土地」)的構想。這是杜撰的小說，描寫一個完美的社會，男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脫離貧窮與苦難，且以包容的心態來接受各種宗教流派。這是莫爾奢望的夢想，然而他對政治的憧憬曲高和寡，離現實太過遙遠。事實上，「烏托邦」某種程度披露了當時英國社會所面臨的張力，傳統的政經制度已經陷溺在困境之中。

大約百年之後，義大利的修士坎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658-1639)寫了《太陽城》(The City of the Sun)，描繪一個統一、和平的世界，由神權的君王所治理。這座城的百姓都參與工作，承擔與自身狀況相等的負荷，享有同等的尊嚴。這本書的第一版在1602年完成，當時的政教關係混亂，他藉此書披露出自己的期待。坎帕內拉一生經歷無數的患難與坎坷，屢次遭監禁，甚至有性命的危險，但最後蒙神保守。可是，他的政治理想始終無法落實。

到了十八世紀，法國人聖西門(Comte de Saint



後現代主義雖堵住了人認識真理之路，但真理的神卻能主動向我們曉諭祂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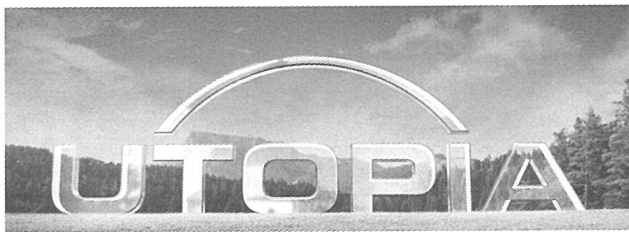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Postmodernism has set a roadblock on the way to truth, the God of truth is still able to reveal Himself to us.

Simon, 1760-1826) 以「理想的社會主義」為目標，企圖建立人人從事勞動生產的實業社會，以滿足人數最多、也是最貧窮之階級的需要。聖西門對政經體制的構想，帶來了「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 的夢想。馬克思(Karl Max) 就是受了聖西門的啓迪，想要創造出共產主義的社會，由無產階級來統治。

近代中國歷史曾出現儒家色彩的烏托邦理念，是康有為所倡議的。二十世紀初，康氏寫了《大同書》，意圖說服國人，只要信了儒教，就能進入大同世界。在那樣的世界裡，人們不僅擁有豐富的物質生活，人性獲得完全解放，並且可以煉形成仙，煉魂成佛，甚至出入天際，享受「天遊之樂」。

遺憾的是，以上這些哲學家均未能看見人類踏上光明的前程，他們所盼望的烏托邦並未實現。為甚麼呢？第一，他們無法洞悉人類真正的需要，又不懂甚麼才是最美好的社會。第二，他們以為，只要有一套正確的制度就能解決問題。事實上，外在的約束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十分微小。第三，他們對於人性的墮落與扭曲所知有限。他們對人性根基性的假設既然錯誤，所提出的辦法勢必彼此傾軋、自我摧毀，以致崩塌潰敗。

人可以否認真理，甚至創立一套學說來取代真理，可是一個文明所依據的世界觀，若悖乎真理的藍圖，只是一些未經證實的假設，在其上建立的任何文明建設，內部總會出現矛盾，互相衝撞，不能持久發展，瓦解毀滅之期指日可待。回顧歷史，美索波大米文明、愛琴海文明、古埃及文明、瑪雅文明、羅馬文明等，這些曾經在人類舞台上締造過輝煌的成就，如今卻都已成斷垣頹壁的廢墟。



## 後現代的絕路

對康德(Immanuel Kant) 而言，認知之路是有障礙的，人只能認識物的現象，而不能夠認識物的本體。因此，自從康德之後，尋找真理之路出現了屏蔽，以致人無法肯定真理是否存在。尼采更是徹底拒絕「真理」的概念，以為世界是由互不相關的部分所構成。他主張，哲學家的責任不是探求真理，因為此乃荒謬之舉。

後現代的幾位大師無一不沿著這樣的思路來建構知識體系。對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而言，一切的「宏觀敘述」都值得懷疑。換言之，所有的宗教只是各說各話，絕對無法成為真理的獨佔者。傅科(Michel Foucault) 強調，宗教語言只不過是有權位之人剝削或控制人的工具。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則嚴厲批判現代主義的「邏格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宣稱語言的意義是浮動的，視其上下文的脈絡而定，因此，人的思想根本無法掌握客觀的實體。

如此一來，尋找真理便成為毫無意義的命題。這世間倘若沒有客觀與絕對的真理，一切的事情只能從相對的尺度去衡量，作任何價值的判斷也都是無稽之談，因為「價值」預設了絕對真理的存在。倫理道德在沒有絕對真理的支撐下，也只能是一廂情願的空話罷了。

## 真理之路的尋覓

然而，耶穌卻大膽地宣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憑著有限的理性與經驗找不到真理，但是這位愛的神，也是真理的本源，卻樂意向我們顯示何為真理。所以，我們之所以認識真理，是由於「真理的本體」向我們啓示祂自己。後現代主義雖堵住了人認識真理之路，但真理的神卻能主動向我們曉諭祂是誰。先驗性的知覺是我們認識真理的憑依，這件事理性無法解釋。

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兼社會學者葛尼斯(Os Guinness)，他在2015年出版了《愚拙人的談論：恢復基督徒的說服藝術》(Fool's Talk: Recovering the Art of Christian Persuasion)。書中最後一章闡述，基督徒如何幫助尋道者，在後現代文化的氛圍中，經過三個階段——問題、解答、證據的探索，然後他們能敞開心懷，擁抱真理，歸向上帝。以下筆者擷取其中部分精華，加上回應和反思，與讀者分享。期盼在傳統文化中的尋道者能早日走出生命的幽谷與陰霾，尋見真理的本體，及值得獻身的祭壇。

## 困境成為起點

所有人一出生，就置身於某種傳統或文化裡。無論是來自家庭或教育，只要是環境給予我們的觀念，我們從小便想當然爾地接受。而無神論者、民間信仰者、或儒釋道的信眾，各自都有解釋宇宙萬象及人類生命的基本信念，這便是所謂的世界觀。其實，這些信念無法用科學方法去證明真偽，只能



在比較之後，我們必定可以找到一些比原先更好的世界觀或信仰體系，來解釋生存的意義和目的。 After comparison we will definitely find that certain worldviews or belief systems are better in terms of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life.



用「信心」去接受。

許多人一生按著環境給予的觀念生活，從來沒有質疑過它們是否真確。但人是會尋找意義和目的的。一旦有人發現，原先解釋生活意義的理念似乎講不通，遭到困難，或者，他遇到其他的傳統或信仰，所提供的解釋似乎更為真確，那時，他就可能產生疑惑。這時，他就會變成真理的尋覓者或探索者。

「困境」和「疑問」常是一個人認真探索真理的起點。在這方面，魯益師 (C. S. Lewis) 是相當典型的例子。原本他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但他逐漸發現，理性無法證明自身可靠，因為我們根本不能用「理性」去證明「理性主義」是正確的。「量尺必須不是被測量之物，否則我們就不能測量。」這個亮光使他離開了自然主義的窠臼，開始一趟曲折的真理探索之旅。

可能有人會受佛洛伊德的影響，認為宗教只不過是「需要」的產物，而為了滿足「需要」建立的信條，不會是真確的。然而我們曉得，「問題」或「需要」其實不一定會產生「信心」，通常是萌發「不信」，或激起更大的懷疑。例如，那些在無神論環境下長大的人，一發現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憧憬破滅時，結果常使他們對任何主義或宗教採取更大的抗拒與批判。

## 比較確有必要

聖經記載，人是按著神的形像造的（創世記 1:26）。傳道書 3:11 進一步指出：「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因此，人在真理追尋的道路上經歷挫敗後，雖然會出現更大的防衛心理，但他往往不會放棄探討生命的意義，而會轉去接觸別的信仰。這是神造人的本能。只要人的永恆性、敬拜性與道德性無法獲得真實的滿足，他的尋求也不會停止。

但是，世上那麼多的宗教或哲學思想，究竟哪一個才是真理？這時，「比較」便無法避免。雖然，若要從事宗教比較，在哲學上和邏輯上有著無法攀越的障礙，然而，這卻是非常值得嘗試的作法；儘管複雜，卻有可依循的步驟。

首先，尋道者總是會有自己獨特的困難。我們可以針對他個人的困難，介紹某類信仰系統，其中對他的問題能提出更合適的答案。

第二，世界上雖然有許多宗教，但根據葛尼斯的研究，大體上可分成三類。第一類可總歸為東方宗教，包括印度教、佛教、新紀元運動等；筆者認為，中國的儒家和道教也可包括其中。這類宗教認為，終極實體是「非位格的原理」。第二類即為世俗主義，其中包括無神論、不可知論、自然主義和唯物論。它們認為，宇宙的形成只能從「機率」來解釋。第三類則是以基督教（含天主教、東正教）為首的信仰，也包括猶太教、伊斯蘭教，因為他們都相信一位「有位格」的造物主，掌管萬有的神。



比較是必要的，因為「對比是真相之母」（contrast is the mother of clarity），能讓人對於所要探討的問題更加清楚。在舊約聖經中，神要以色列百姓把祂與外邦神明作比較。以賽亞書 46:5 說：「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可以與我比較，使我們相同呢？」在比較之後，我們必定可以找到一些比原先更好的世界觀或信仰體系，來解釋生存的意義和目的。

## 憑證據作抉擇

在探討真理的道路上，理性非常重要。真實的信仰不會排斥理性，否則信仰就變成「迷信」，或實用主義的工具，以為只要有用就好。

在當今後現代思潮橫行的時代中，談「真理」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可是正確的信仰絕對不能與真理脫節，故基督教必須始終執著於真理。當基督信仰面對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批判時，「真理」是它最佳的盾牌與保障。對柴斯特頓 (C. K.

對那些與真理相遇的人而言，他們會恍然大悟，原來不是他們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他們。  
When we encounter the truth, we might suddenly realize a fact. It is not that we found God, but God found us.

Chesterton) 而言，基督教就是那一把對的鑰匙，可以把鎖打開，也最符合人生的經驗。他強調：「我們是基督徒，不是因為我們在崇拜那一把鑰匙，而是因為我們進入了一扇門，並感到有風吹拂，就是自由的號角在活人之地上所吹起的。」

在基督教的護教理論中，有兩個不同派別，一為「前提論者 (presuppositionalists)」，一為「證據論者 (evidentialists)」。究竟這兩派哪一方比較正確？其實在論證基督教信仰的過程中，兩派的理論都有其價值。

倘若一個人對自己的傳統感到相當滿意，你無論對他提供多麼清晰有效的證據，都沒有什麼用。例如，當基督徒對一個無神論者談神蹟，後者一定會用他的世界觀，把你的神蹟解釋掉。可是當一個人開始對基督教信仰敞開時，你所提的證據便會產生很大的幫助。因為當尋道者開始用基督教的世界觀來看宇宙萬象時，你向他說明四福音書的可靠性及耶穌基督復活的歷史性，便非常有意義。

費魯 (Antony Flew) 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全世界最有名的無神論者，可是，在2004年12月，他卻公開宣佈，他改變立場，從「無神論者」變成「有神論者」，而改變的理由，是因為他從不同領域得到的證據，這些證據使他認為「有神的結論比無神的結論更加合理。」費魯宣稱，他一輩子的立場是跟著「證據」走，因此，當證據與他的看法相悖時，他願意改變。很明顯，當一個人願意向有神論世界觀開放時，證據對他的影響是具體而明顯的。

## 對真理的委身

最後一個階段，即對真理的委身。信仰的探索其實不只是理性的遊戲，或是邏輯的推敲問題，到了後來，是個人生命深處的體會以及靈魂的經驗。我們不僅是知道有關神的知識，更是要認識神是實體。魯益師曾說過：「『真理』是對某事物的講論，而『真實』則是真理所講那事物的本身。」

對真理的尋求，探索者的角度只不過是一方面的故事。尋道者在辨析真理的過程中，他並不知道，其實神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對那些與真理相遇的人而言，他們會恍然大悟，原來不是他們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他們。詩人湯普森 (Francis Thompson) 曾形容神為「天上的獵犬」。魯益師也曾經有過類似的表達：「在我的經驗裡，從來不是我去尋找神。情況正相反。(我的感覺) 是祂在狩獵，而我則是那頭鹿。」

由於基督教是有憑有據的信仰，因此人若跨

出信心的一步，一定會有理性的依據。然而，當尋道者對神降服時，不僅是理性的動作，更是超越理性，因為對神的委身本質上是對那位不可測度之神全然的信服。這一定超越理性的層次。葛尼斯指出：「會思想的人並不一定會相信，因為許多人思想的目的是不要去相信。可是凡相信的人都會思想，思想讓他們相信，相信又促進他們思想。」


然而，有些人在面對這個關鍵性的時刻，可能開始徘徊，猶疑不決。雖然尋道者所盼望有的證據已經全擺在他面前，他卻拒絕下判斷，仍然繼續在探索的路上奔馳，似乎這條路毫無盡頭。這類人以為，幸福生活的秘訣就在於探索幸福生活。可是，當無限者已經伸出雙手，而尋道者卻忽略人的有限性，仍不願意作出正面的回應，結局就是靈魂深處永不停歇的哀怨與嘆息。



## 結語

林語堂在老年時寫了《信仰之旅》，描述他一生探索宗教的經驗。從家傳的基督教，到傳統中國的儒釋道，然後旅居美、德時，浸淫在西方各種人文主義的哲學思潮中。他繞了一大圈，最終又回到童年時代的基督信仰。周聯華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以林博士來論，這個圈子是非繞不可的，繞了這個圈子使他更堅強、更確實，使他成為識途的老馬。」

對基督徒而言，我們都經歷過被神找到的興奮、甜蜜與感動。我們尋找神，結果神把我們尋見，對神無盡的豐富而言，在我們被尋見的那一刻，又是我們繼續探索神的起點。

而在信心中繼續往前的這趟旅程，是在愛與真理的情境中進行的，會遇到更多的驚喜與奇妙。因為神是無限的美好，祂又渴望把無盡的祝福傾倒在我們身上。這是天路客最美麗、最絢爛的生命寫照。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本刊主編



# 潔淨與更新

## ——基督徒社會批判的責任

陳佐人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北美的華人基督徒越來越感到身處於兩難之間。作為資本主義的代表國家，美國卻越來越舉步維艱。傳統資本主義陷入醜陋與無助：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似乎是無法解決的死局。但美國保守的福音派信徒亦無法接納社會主義的生活形態，拒絕其價值與理念。

### 先知的社政信息

基督潔淨聖殿是基督生平的重要事件，所以記載於四本福音書中（馬太福音21章，馬可福音11章，路加福音19章，約翰福音2章）。約翰福音將此事置於早期，有別於符類福音書的受苦週。不論基督潔淨聖殿出現一次或多次，它總是具有豐富象徵的事件。我們從中可以看見基督的權柄；而由於信徒多以聖殿為教會的比方，故也會將此事聯想到教會的潔淨與復興。

但一般人較少注意到基督當時所引用的兩個典故：「萬民禱告的殿」原出於以賽亞書56:7；「賊窩」則出自耶利米書7:11。而我們若細讀耶利米書7章，會驚覺其中先知式的社政信息：

耶和華有話臨到耶利米，說：「你要站在耶和華的殿門口，在那裡宣告這話，說：『所有進這些門來敬拜耶和華的猶大人哪！你們都要聽耶和華的話。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你們要改正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就讓你們在這地方居住。』」「你們不要倚靠虛說的話，說：『這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如果你們實在改正自己的所作所為，人與人之間認真施行公正；如果你們不欺壓寄居的，不欺壓孤兒寡婦，不在這地方流無辜人的血，也不跟從別的神，自招禍

患；我就讓你們在賜給你們列祖直到永遠的這地方居住。可是，你們竟然倚靠虛說無益的話。你們怎可偷盜、兇殺、姦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跟從你們素不認識的別神，然後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面前，說：『我們安全啦！』你們這樣就可以行這一切可憎的事嗎？這稱為我名下的殿，難道在你們眼中看為賊窩嗎？但我都看見了。」這是耶和華的宣告。（耶利米書7:1-11，新譯本）

這段經文是快板的協奏曲，而結尾則用最強音的「賊窩」作結束。由是觀之，基督潔淨聖殿不只關聯於教會，更是指向整個社會的轉化與更新。基督徒常不自覺地分割了舊約十誡的兩塊法版，視個人靈命與生活見證、教會與社會為分離的領域。但基督卻不斷重申：要愛人如己（利未記19:18）。



## 基督信仰的三大原理

如同基督潔淨聖殿，基督徒亦應促使社會得著潔淨與更新。在此有三大原則。

首先是「以神為中心的觀點」。基督徒在關心社會、履行公民責任時，因著本於聖經，能夠持守一種超越政治與政黨的觀點。此種超越的原則，是來自對神的信靠與信仰。我們相信：上帝是審判全地與世界的主（詩篇96，羅馬書3:6）。

第二，基督徒對世界與自己的人生有一種「全面的觀點」。因著我們相信永恆，我們有一種獨特的歷史觀，就是視世界是始於神的創造，經歷了人的墮落，因而需要基督的救贖。創造、墮落與救贖的三部曲，具有深遂的意義，使我們可以理解歷史有其進程。

第三，基督徒學效基督的道成肉身，投身今世的繁雜混亂，「知其不可而為之」。西方基督教的最佳例子，是英國的議員威伯福斯與美國的總統林肯，他們二人藉不同的方式，鏗而不捨地爭取黑人奴隸的解放。

因著基督信仰有這「超越、永恆、自由」的三重原理，使我們可以成為世上的光，地上的鹽；使我們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子女，可以照亮黑暗中的罪惡與私慾。

## 二戰後批判文化的理論家

二次大戰期間，出現了猶太裔科學家與學者的逃亡潮，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愛因斯坦前往美國東岸的普林斯頓，弗洛依德棲身於倫敦。另一位猶太女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台灣譯為鄂蘭），則於1941年來到了紐約市。

阿倫特活躍於哥倫比亞大學與耶魯大學，她深愛紐約市，常自詡為紐約客。她選擇去世後埋葬於紐約市以北的哈德遜河畔安嫩代爾的巴德學院。



阿倫特所代表的歐洲知識分子有四個共通信念：(1) 因二戰納粹暴行而對西方文化悲觀；(2) 因蘇聯的專制而對馬克思主義失望；(3) 因其歐洲背景而不屑於美國普及文化；(4) 因其世俗主義學理而不投向基督教。他們的文筆辛辣，學理繁瑣，善於解析，自稱為批判理論。但正因為這些人在文化政治上猛烈的左右批判，他們的文章今天讀來竟仍有適切之感。

阿倫特有一位在思想上的好友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他也是猶太人。他曾寫道：「就進步思想的最一般意義而言，啓蒙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啓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而這災難就是二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 理性與非理性的交戰

什麼是啓蒙？這是指十八世紀來自法國與德國的思想運動，代表人物有德國的康德，法國的伏爾泰與盧梭。他們的哲學推崇理性，由此而孕育了像牛頓般的科學革命。

啓蒙思想家相信：「人類的理智戰勝迷信，去支配已經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識就是力量，它在認識的道路上暢通無阻。」但這種對理性主義的樂觀理想，隨著世界大戰而幻滅。而兩次大戰的主戰場都在啓蒙的發源地歐洲，教人難以理解。



啓蒙運動是破舊立新，它應許人可以脫離古代進入現代，不再囿於神話世界，而活於科學世界之中。但啓蒙的歐洲卻產生了法西斯主義。使人不禁想到：文明的結局是否回到野蠻之中？「神話就是啓蒙，而啓蒙卻倒退成了神話。」

現代科學也給人一種無所不能的印象，近乎神話式的威名。批判哲學家預告，將來會出現機器的時代：「儘管機器供養了人們，但它使人們變得軟弱無力。」今天，自動化工業已經造成失業現象。

人越追求理性，便越迷失在理性中；社會越工業化、資訊化、自動化，便產生更多意想不到的經濟惡果。結果，「啓蒙在為現實社會服務的過程中，逐步轉變成為對大眾的徹頭徹尾的欺騙。」



但從今天美國與全球的政治經濟大局來看，批判理論家在半世紀前的著作仍有參考意義。 In view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today, the writings by these critical theorists are still valuable for our ref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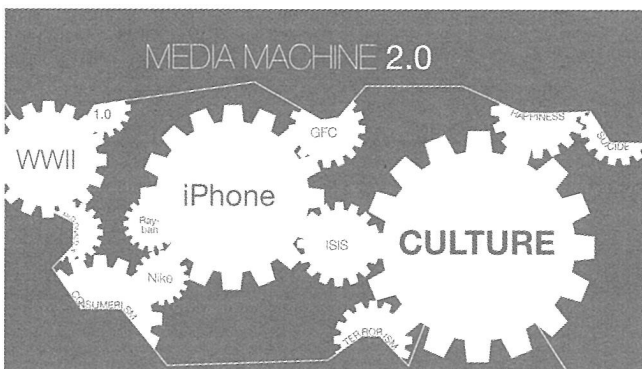
批判哲學家視人類歷史是理性與非理性的交戰，過程為三部曲：首先是啓蒙時期的理性主義，其次是二戰後當代西方工業化的變質社會，一方面有共產主義國家的專政，另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國家將人視為工具，令人無法在金融科技的資訊經濟中找到自身的價值。這是非理性主義。最後登場的，則是野蠻主義，就是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結合，「信仰的非理性到了徹底啓蒙者的手中變成了合理之舉，從而把社會引向野蠻狀態。」

另一位與阿倫特同期的文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也說：「沒有一座文明的墓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

## 文化工業的危害

阿多諾與阿倫特一樣，也是因納粹而逃亡。他先往倫敦，然後到了美國的紐約市（1937），1941年移居南加州一個德國流亡學者的社區，住在迪士尼片廠的地帶。阿多諾不僅是哲學家，也是專業交響樂作曲家，因此他在美國東岸時已關注電台廣播對古典音樂品味的影響。到了加州，他目睹迪士尼製作的動畫《幻想曲》（*Fantasia*，1940），內中的音樂包括了巴赫、柴可夫斯基及貝多芬。

當時同樣逃亡美國的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竟然同意讓迪士尼使用他的《春之祭》在卡通片中，讓他非常反感，於是寫了「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啓蒙」一文（*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為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一書中的一篇）。他與同代人都憂心忡忡地指出美國好萊塢文化工業的危害：「文化給一切事物都貼上了同樣的標籤。電影、廣播和雜誌製造了一個系統」，而這龐大的系統就是「大眾文化」（mass culture）。



對於這批被納粹追殺的猶太思想家來說，無所不包的文化工業與德國法西斯主義只是一線之隔，二者都是「作為大眾欺騙的啓蒙」。

今天全球化的電影與普及音樂的浪濤，不斷衝擊著我們兒女的價值觀，相信許多基督徒父母會對以上的哲學批判有所共鳴。

## 承繼先知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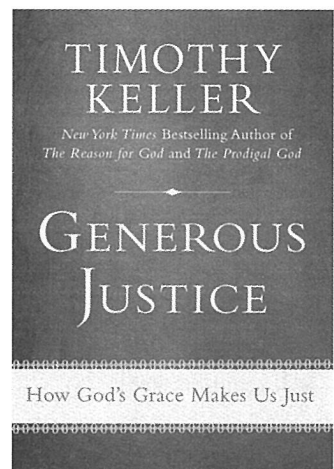
被許多福音派信徒懷念的薛華博士（Francis Schaeffer，1912-1984）是少數在七、八十年代便回應批判理論哲學家的基督徒神學家。在《前車可鑑》（1976）中，薛華勇敢地駁斥他們的思想。他認為，這些學者對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產生不良的影響，這是不願看見的社會現象。薛華一生從事學生工作，他深愛年青人，珍惜他們的青春與思想，不想他們誤入歧途。這是教人敬佩的導師風範。

但從今天美國與全球的政治經濟大局來看，批判理論家在半世紀前的著作仍有參考意義。有一批像阿倫特的戰後社會思想家，既批判蘇俄的共產主義，同時也批判美英的資本主義，譬如阿多諾曾說：「老板們則只是在想到瀕臨破產的時候，才會嚇得渾身冷汗。」這些人發揮了知識分子獨立思想的力量。由於他們身為猶太人，帶有舊約聖經的背景，因此常反照出一種古希伯來先知的精神。

紐約的凱樂牧師（Tim Keller）2010年出版了《慷慨的正義》（*Generous Justice*），此書可說是本於聖經的立場及先知的精神，針對美國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而作出的硬心腸反思。他的書特別具有紐約市的處境，值得細讀。

但願北美華人信徒感到任重道遠的使命，在所居之地作光作鹽。

作者為西雅圖大學神學系副教授



# 當設計成為禁忌

基甸

2016年1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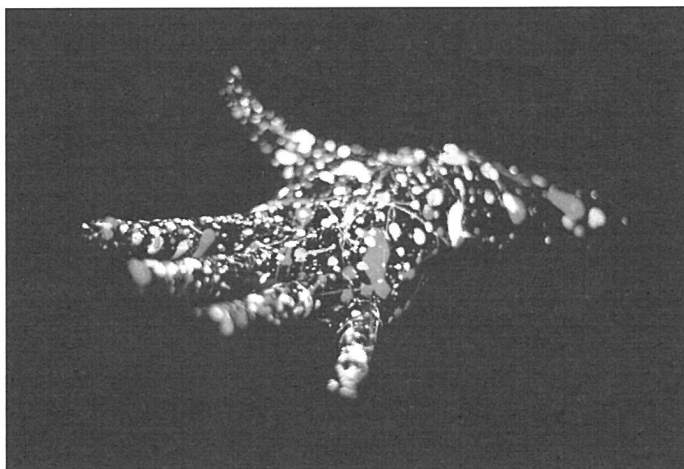
中國華中科技大學仿生機械工程研究團隊發表英文論文，報導人手的卓越協同性生物機械設計特點，刊載在*PLOS One*（《公共科學圖書館一號》）期刊上。<sup>1</sup> 3月2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進化學者麥肯納尼（James McInerney）在推特發文，指責該刊發表這樣的論文，已經成為科學界的“笑柄”（a joke）。許多科學界人士和反宗教人士隨後加入抗議，譴責該文關於人手是“造物主的設計”的表述是反科學的“神創論”論調，對該文的作者、審稿者和編輯大加撻伐。

迫於壓力，*PLOS One*期刊編輯部最終決定撤稿。這一風波被稱為“造物主門”（Creator-Gate）或“上帝之手”事件（後者包含一個巧妙的雙關），有評論者甚至感嘆，事件很快演變成一場“達爾文主義者的現代女巫獵殺（witch hunt）”。

## 當今科學界的大忌

這篇很快被撤稿的論文到底犯了什麼樣的滔天大“罪”，讓這麼多人如此憤慨和激動？這篇論文並沒有抄襲或者數據造假等問題。它招惹眾怒的“罪”，說穿了，就是被認為是為“智慧設計論”甚至“神創論”張目，犯了當今科學界的大忌。

作者在道歉時，建議可以把“Creator”（造物主）改成“Nature”（自然），但很多抗議、譴責的人士仍然不以為然。因為他們認為，這篇論文的問題不光是誤用了幾個英文字，而是整篇文章（從摘要到正文到結論）的思想都是在講“設計”和“奧秘”，違反了科學界的“行規”。因為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今天的自然科學研究都必須拒斥任何超自然的意涵，而嚴守自然主義的哲學預設。這篇文章引起軒然大波，正是因為



其“智慧設計”的蘊含犯了自然主義的大忌。

在“知乎”網站（中國的一個問答網站，類似*Quora*），有人懷疑這篇論文的作者是基督徒。但我看了很多英文的評論，都沒有人懷疑任何一位作者是基督徒。迄今為止，沒有證據表明這個研究團隊中有基督徒。而該文

第一作者已經明確表示，作者們是相信、支持進化論，跟神創論完全沒有關係。

## 進化論成絕對解讀

這篇文章的作者和一些同情他們的人，試圖用中國文化和第二語言障礙來為文中的用詞不當辯解，似乎有點牽強。但一些科學界同行也指出，這篇文章的科學數據本身並無問題，有爭議之處，是在於對數據的解讀。（這事說明，其實科學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是絕對中立、客觀。即使科學數據有一定的客觀性，對數據的解讀也會受科學工作者的哲學／信仰前提的限制和影響。）

有人指出，因為這篇文章是生物力學的研究，跟進化論本來就關係不大，所以其解讀、討論會更偏向人手的精巧，而不是進化，乃是正常的。這本身並沒有什麼錯，只是（他們認為）不應該把其精巧歸於超自然的“造物主”。

如果是這樣，把Creator（大寫的“造物主”）改成Nature（大寫的“大自然”），是否就能減輕這篇文章違反“行規”的“罪”？從很多人怒氣沖沖的評論看起來，可能還是不行——因為即使只是指出已有數據表明人手有“設計”的特質，就已經犯忌、違規了。

在今天的科學界，進化論已成為絕對、唯一、不可置疑的正統，而且是可以用來解釋一切的“萬有理論”；自然主義已經成為科學界的範式，以至於誰反對進化論，甚至誰不用進化論解釋一切，誰



普蘭丁格就認為，研究超自然力量控制自然規律，也是另類自然規律的研究，夠資格被稱為“科學”。 Alvin Platinga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f supernatural power in control of natural law can be called science, for it is an alternative way to study natural law.

就是“反科學”。這就是“行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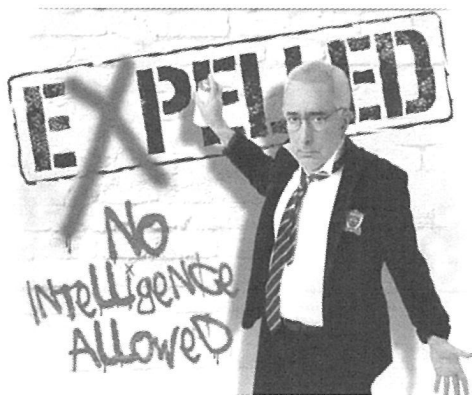
在歐美，科學界人士對這樣的禁忌似乎遠比在中國要敏感。有位訪問中國的美國學者曾說，在貴國，你們不能批評領導人，但可以質疑進化論；在我們國家，我們可以隨便罵總統、罵政客，但絕對不能質疑進化論。

## 被封殺的智設論

當作為正統的自然主義進化論變成不能被懷疑的真理時，科學就可能變得像一般人對宗教的印象一樣——不容異己。

對一些愛把宗教與科學對立的人來說，“智慧設計論”就像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眼裡的新教神學；他們可以從老遠就聞到“異端”的味道。實際上，“智慧設計論”在美國幾乎已經成為一種醜聞，到處遭封殺。

幾年前，一位猶太名人（作家、律師、評論家 Ben Stein）專門拍了一部紀錄片“*Expelled – No Intelligence Allowed*”（《驅逐令——禁止智慧設計論》），就是揭露科學界學術不寬容的黑幕。若看過這部片子，你就知道，這幾位中國作者只是被撤稿，算是很輕的懲罰了。



關於這個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智慧設計論”（簡稱“智設論”，英文為 Intelligent Design，簡稱 ID），《恩福》雜誌過去曾經刊登過多篇文章介紹。“宇宙萬物背後有一位智慧設計者”，這在歷史上早就是上帝存在的證明之一（儘管這種證明有一些缺陷和問題）。不過，“智設論”則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才被提出來的一種理論，用來解釋生命起源，跟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相競爭。

對於達爾文進化論是否為解釋生命起源最好的理論，一直有人質疑（美國民調年復一年的結果，表明大多數美國人不相信進化論是解釋生命起源最好的理論），但智設論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末產生

相對深廣的影響，是因為在達爾文之後的一百多年，生命科學（生物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特別是分子生物學的新發現，為進化論的解釋帶來更大的挑戰。

（筆者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聽過智設論大將、《達爾文的黑匣子》作者比希 [Michael Behe] 的演講，並跟他有短暫的交流。他就是從事分子生物學研究的，是 Lehigh 大學的分子生物學教授。）

## 立足於科學發現

智設論的基本論點為：在自然界可以找到證據，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生命是經由智慧的設計而產生。

其實，智慧設計的證據也可以包括“宇宙微調”等天文學的新發現，<sup>2</sup> 但是二十世紀智設論在生物方面的證據尤其突出，因為上世紀末生物學的進展，讓一些學者（如比希）發現，生物中複雜而精妙的結構，無法用沒有目的、完全偶然的進化來解釋。“智慧設計”是一種更好的解釋，而且設計的證據，可以經由實驗來觀測（就像前面提到關於人手協同性的研究論文）。

反對智設論的人批評說，這理論無異“填補空隙的上帝”（God of the gaps），但智設論者回應道：智慧設計的判斷不是以無知為根據，而是從科學新發現的設計特徵作為判斷的根據。

## 支持的聲音

智設論被很多科學界人士看成是現代“神創論”的翻版。他們堅決反對把智設論當作另一種解釋生命起源的可能理論；他們反對公立學校的科學課把智設論跟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並行講授。

2005年12月，美國賓州多弗法院判決，智設論“明顯具有宗教的本質”，而“在公立學校的科學課上把智慧設計論作為替代進化論的理論教導學生，是違反憲法的”。中國科學界的主流也把智設論看成是“神創論的變種”。

但對於多弗判決，中外學術界並非完全沒有異議。比如，當代美國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普蘭丁格（Alvin Platinga）就認為，研究超自然力量控制自然規律，也是另類自然規律的研究，夠資格被稱為“科學”。所以，智設論應該被允許進入公立中學的科學課程。

中國南京大學哲學系的蔡仲教授說：“方法論自然主義想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然而，這種努力失敗了，這不僅是因為其自身

科學家常會受自己的宇宙觀、世界觀、哲學和信仰的限制和影響，將其置於高於科學的位置而不自知。  
Some scientists may unknowingly be influenced by their own views of the universe, world,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preference at the expense of science itself.

無法擺脫的形而上學自然主義的承諾，而且還因為它受到了來自後現代主義的解構。”<sup>3</sup>

在學術界之外，智設論也得到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小布什總統當年曾被問到公立學校是否可以同時教進化論和智設論的燙手問題，他表示，這件事應該由地方教育當局來作決定，而不是聯邦政府，不過他說，他認為“兩邊的觀點都應該適當地教授，……這樣人們才能明白這場爭論是怎麼回事。……教育的部分目的正是讓人們接觸到不同流派的思想”。小布什的回應是訴諸美國人崇尚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我覺得蠻有智慧，一點都不笨。

作為一名有自然科學背景的基督徒，雖然我對任何具體的“科學神創論”或“智慧設計論”不一定完全認同，但是我跟千千萬萬的基督徒一樣，相信“起初，上帝創造天地”。而上帝的創造確實充滿了智慧的设计，無論是宇宙的微調、DNA的密碼、還是人手的靈巧，都見證了上帝设计的偉大。

## 衝突的本質

自然科學期刊拒絕刊登或撤掉暗含“智慧設計”思想的論文，這是他們的自由。但從另一方面看，這篇論文引起的風波，也把進化與創造/設計之爭的本質揭示得更加清楚——實際上，這並不是科學與宗教的衝突，而是自然主義哲學（可視為一種信仰）和基於聖經的信仰之間的衝突。

任何時代的科學研究都有其“主導範式”，科學家常會受自己的宇宙觀、世界觀、哲學和信仰的限制和影響，將其置於高於科學的位置而不自知。

很多時候，即使在強有力的證據面前，科學家也常常不能真正做到“跟著證據走”（這本應該是科學精神的精髓），因為他自己的預設成了“一葉障目”，讓他“不見泰山”。

“上帝之手”風波中，一些科學界人士對“智慧設計論”所表現出的神經過敏，讓我們更看清這一點。✚

作者為海外校園同工

註：1. 該論文題目為“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and Coordination in Grasping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作者為中國華南科技大學的Ming-Jin Liu, Cai-Hua Xiong, Xiao-Lin Huang及美國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Le Xiong。 2. 基甸《宇宙微調：上帝創造的又一佐證》，OC微信公共號2016年2月19日。 3. 蔡仲《方法論自然主義能消除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嗎？》[http://www.cssn.cn/zjx/zjx\\_zjyj/zjx\\_zjxl/201402/t20140218\\_966308.shtml](http://www.cssn.cn/zjx/zjx_zjyj/zjx_zjxl/201402/t20140218_966308.shtml)

##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 書籍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建議奉獻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建議奉獻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 \_\_\_\_本（建議奉獻25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建議奉獻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建議奉獻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 再思基督信仰的公共性

李晉／馬麗



從啓蒙運動高舉理性、試圖擺脫信仰的束縛，到後現代主義放棄客觀真理、選擇相對主義，這些世俗思潮對基督信仰的挑戰，不僅體現在真理層面，也表現在實踐倫理層面。基督信仰含括整全的世界觀，且具有公共性；因此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怎樣在這時代將信仰在社會中表彰出來。

## 狹隘的現代人

### 冷漠的病徵

十九世紀法國的政治學家、《美國的民主》和《舊政體和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維爾，曾這樣在信中描述他的表姐：她是個善良的女人，但可惜她卻不是個好公民，因為她只為自身和丈夫兒女而活，只關注自身的命運，對其他一切則絲毫不關心。托克維爾所反思的，是法國大革命之後一個時代的傾向。

在另一封信中，他說，整個社會對公共觀念漠然，人人越來越關注自身的利益；冷漠將人與人之間隔成層層壁壘，形成一個個小圈子，不去參與整個社會生活；而這就正中那些竊國謀私利者的下懷。這種冷漠使得人們對於信仰和美德也不再尊重。托克維爾擔心，不久的將來人們就會因此付出代價，因為當人不再關心他人、當思想和道德不再為制度提供滋養實質時，制度就會變得蒼白無力。

一旦人們對公共生活漠然，結果便是：他們會漸漸喪失各種權利。這便等於將自己的自由和未來拱手讓出，給那些操權弄術的政客。托克維爾在給密爾的信中，警告未來將出現危機：許多法國人熱愛和平，但出發點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

物質享樂；他們的心靈是軟弱的。當代最大的病症，是道德的弱化、精神的敗壞、趣味的庸俗；這也是未來最危險的光景——為了安逸而犧牲榮耀，為了卑微而犧牲偉大。而這正是大部分中產階級（bourgeois）的特徵。<sup>1</sup>

### 心理受控制的社會

上世紀冷戰期間，政治哲學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如此描述當時的世界：人們偏好現象主義心理學，將靈魂的問題拋在一旁。屬靈的生命被簡約為各種可控變量的因素，心理的管理者取代了靈魂的唯一主宰。在現代社會中，人的真實本質喪失，而心理的控制無孔不入地進入生活之中。

從沃格林主義的視角來看，商業廣告、政治宣傳、新聞報導、期刊雜誌的批評，都是這一現象的反應。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名牌商標、香皂、香煙、權威人物和一般民衆喝威士忌品牌的差別、必讀書、暢銷書、品味，以及特殊場合所用的誘人香水，所構成的一個世界；是充斥著領袖、明星、大人物、教育家以及戰犯的世界；有第三方、永久和平、無條件投降等名堂的世界；是三巨頭、四巨頭、五巨頭的世界；有史無前例的炸彈負載量和演講次數的世界；有著以歷史性會議命名的世界；有改進教育、條件教育、再教育等名號的世界；有宣傳和反宣傳的世界；是複雜、躊躇、挫敗和喜悅交織的世界；是進步世紀、兒童、普通人和無恥者摻雜的世界。總之，中世紀名冊裡有天使亦有惡行昭彰之魔鬼，而緊接其後的我們，則已造出了現代的魔鬼學。”<sup>2</sup>

中國的新興城市教會和新一代信徒……需要去面對文化、社會的處境，從更全面的角度來認識福音和基督徒的大使命。The uprising city churches and first generation Christians in China... have to face the cultural and societal context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gospel with its Great Commission panoramically.

## 聖經世界觀的重要性

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和知識的碎片化。人失去了對世界、對社會整全的看法，很容易落入各個專業領域的屬靈試探中。聖經提供了整全的世界觀、歷史觀，即使在紛繁複雜的處境中，基督教信仰都有穿透力，可以幫助人找到真理的方向和歷史的走向。但可惜的是，現代東西方教會都深受反智主義影響，偏重信仰的實用性，忽視基督徒世界觀和思考的重要性。



聖經中最重要的誡命，便是要人“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申命記6:5），也就是要求人將心靈、思想和行動都用於敬拜上帝，並按真理分辨時代的邪惡。因此，教會必須對時代的罪有一定的思考和認識。其實，時代的罪人人有份，即使是基督徒也無法脫身。我們需要十分謹慎，才能脫離時代的罪對自己的影響。福音的超越性便在於能夠指出各個時代的罪，也能夠拯救各個時代的罪人。

我們需要告訴這個世界的是：“基督徒彰顯的福音，不是許多故事中的一個。基督教的世界觀，也不是能夠滿足人對清晰性和真理所需要的一大堆意見中的一個選項。基督教世界觀是真理。作為真理，它使世界成為可理解的，並且能揭示出與之競爭的那些偏離的世界觀中的許多真理成分。”<sup>3</sup>

## 分離主義的挑戰

無根的現代人深受個體原子化主義和相對主義世界觀的影響，而這種狹隘性，在中國社會近十幾年的社會變遷中，可說更加突顯。

1949年後的政權，對社會結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單位制”重組，不僅取締由“自發秩序”形成

的非政府組織（NGO），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不允許組織化的教會存在。

“在1986年聖經被允許在大陸出版之前，擁有一本完整的聖經是非常困難的，也有政治上的風險。此外，大多數早期帶領教會的領袖，都沒有從監禁中釋放。這樣一來，新增長的新教信徒好像一出生就被放進了一個信仰的試驗田中，他們沒有接受正規聖經教導，也沒有任何宗派性的西方信仰資源，這是為什麼中國基督教新教教會呈現一種‘無宗派’化形態的原因之一。50年代教會的帶領者們，大多受到救贖主義、復興主義和靈恩神學的影響，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傳統家庭教會’的信仰。由於經歷‘三自’和打壓，這一傳統中包括一種躲避政治的分離主義思想。”<sup>4</sup>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新興城市教會和新一代信徒所要面對的，不應只是單純的個人重生得救問題；和任何時代的基督徒一樣，他們需要去面對文化、社會的處境，從更全面的角度來認識福音和基督徒的大使命。<sup>5</sup>

## 偏差的教會論

在中國，近幾十年流行的世俗自由主義，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國家意識形態。但是，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深入人心的“群己權界”觀念，仍在民衆中延續，將公共領域和個人領域視為二元對立，並且強調一種原子化、自利性的個人主義。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之後，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歸信基督，逐漸推動教會在信仰的公共性上作出更深層的思考。然而，現實卻充滿著張力。獨立作家周威觀察到：“由於中國缺乏信仰自由，一些教會便採取了一種內縮的生存策略，避免與社會有過多接觸，滿足於教會內部的有序與穩定。一旦有會友關注公共議題，這些教會就會為此感到困擾，既怕惹上麻煩，又擔心原本平靜卻缺乏活力的教會生活被打亂。因此，在這些教會，新歸信的自由主義者常被視為不穩定的因素而受到‘勸誡’。”<sup>6</sup>

過去在政治打壓環境下形成狹隘的教會論，現今社會大環境仍以“異文化”眼光看待基督教，如此一來，中國的教會便出現兩個不同的極端：一個是將教會視為一種社會組織，另一個則以聖俗二分的觀點主張和社會隔離。但這兩種做法對信仰的公共性和教會論，無疑都缺乏有根有基的認識。因此，重新反思教會是什麼，是我們面對公共生活和信仰之間張力的一個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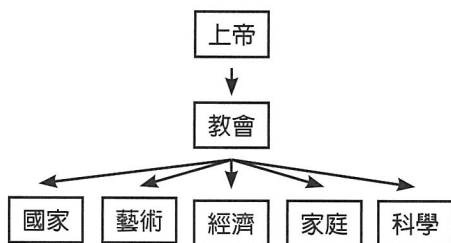
上帝既是全地的主，祂的主權就應當彰顯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信仰應當是有機的生命體系。  
God's sovereignty should manifest in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for He is the Lord of the whole earth. Therefore faith is an organic life system.

## 教會公共性的模式

歷代教會經典文獻都不否認教會具公共性。荷蘭神學家巴文克 (Herman Bavinck) 指出：“儘管‘教會’這個詞應當只侷限於基督教所使用，我們卻不能忘記，對於一切人類的社群 (community) 而言，宗教的紐帶是最強有力的形式，因為我們全都承載上帝的形像，我們與上帝的關係傳遞給其他人。宗教絕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性和私人性的事物。”<sup>7</sup> 巴文克還進一步給“教會”下定義：“只有分享基督和基督之益處的社群”才能被稱為“教會”。因此，只有基督教的社群才能嚴格被稱之為“教會”。<sup>8</sup>

然而，對教會權柄和領域的範圍，人們卻持有不同的觀點。按照凱波爾 (Abraham Kuyper) 的領域主權神學，教會和世界的關係可以總結為三種模式。<sup>9</sup>

第一種模式是中世紀基督教國 (Christendom) 的模式，即通過制度化的教會施行上帝在各個領域的治理。這一模式的問題在於，它錯誤地擴大了制度化教會的權柄，甚至濫用了教會的權柄，並且分散了教會對救恩和真正使命的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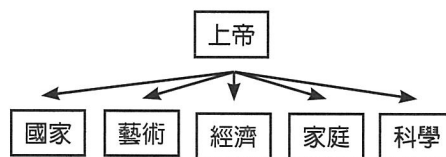


第二種模式，是啓蒙運動之後的世俗主義模式，把教會和世上其他領域徹底分離，將上帝的主權和信仰限制在教會內。從啓蒙運動到目前的世俗主義，都試圖將信仰排除在公共社會之外。而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激進重洗派，以及當下中國教會中聖俗二分的思想，也都呈現這一分離主義的理念。從這個角度來看，世俗主義所表現的並不是直接反對教會，而是希望教會徹底地退出公共領域，成為私人事務。



最後一種模式，是凱波爾所認可的第三條道路：上帝既是全地的主，祂的主權就應當彰顯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信仰應當是有機的生命體系

(life system)。



其實，“教會”這概念具有不同的含義，至少可以分為“有形的”和“無形的”。從凱波爾的領域主權神學來看，在實踐中，我們可以區分兩種教會的定義：第一種是制度性的教會 (church as institutions)，其功能是忠實地履行聖經中教導的責任，包括傳道、敬拜、執行聖禮和教會紀律 (《比利時信條》第29條)。另外一種是有機教會 (church as organism)，也就是基督徒的屬靈團契 (也稱為 *mater coetus*)，這團契中的每一位在世上各種不同領域中有其自身特別的呼召，如家庭、經濟等社會領域中的工作；每個職分都是上帝所賜的獨特呼召和使命，基督徒要在自己的職分上彰顯上帝的主權和榮耀。

這樣的劃分，一方面保護了制度性的教會，讓它清楚知道自己的邊界，不至捲入到其他領域，卻忽視 (甚至背離) 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另一方面也鼓勵每一位基督徒，將福音在方方面面中活出來。我們既不能忽視個體基督徒屬靈生命在制度性教會中的成長，同時也需要注意，制度性教會的權柄應當在自己的限度之內。

## 有機教會的恰當位置

現今有些成長中的中國教會，試圖將所有社會事工都納入教會本身的機構中。這種類似“基督教國模式”的觀念既非完全源自聖經，也無法真正實踐。很多牧者認識到基督徒社群的重要性，但教會不應該建“小社會”，而應當鼓勵並裝備有恩賜的人，去按上帝的呼召而行。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制度性教會的牧師和同工只能指出聖經的原則。需要警醒的是：對公共性和專業性的事務，教會聖職人員不一定有絕對正確的認識。加爾文神學院倫理學教授範雷肯 (Calvin Van Renke) 在探討教會和公共事務的張力時，明確指出：“教會作為公共機構的主要工作，不是伸張正義，而是教人們警醒，知曉神的審判；不是呼籲社會公正，而是向人們傳達神藉著耶穌基督所彰顯的公義；不是教人們如何選舉政府官員，而是告訴萬國萬族人民，有一位神揀選我們進入永生。教會作為公共機構的主要工作，是開啓神國大門，通過

在三一論中，最為重要的關係就是愛和正義的關係。這一原則也是基督徒在公共生活中的基礎和指引。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Trinity is love and righteousness. The same principle should be the foundation and guide in the public life of Christians.

教導純正的福音、執行聖禮和實踐門徒的準則，來牧養純正的基督信仰。”<sup>10</sup>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可以清楚知道，制度性的教會（地方教會）本身不應當將提供和信仰有關的專業化服務作為主要目標，而應當專注在牧養的職分上。<sup>11</sup> 較恰當的做法，是由專業基督徒人士來成立一些公共性機構，如公共媒體、教會學校、輔導機構。這些機構並非一定要隸屬於地方教會。如此，有機的教會（即個體的基督徒）可以發揮上帝所給予各人的恩賜，在這個世代中榮耀上帝。

## 文化和三一論

關於信仰的公共性，基督徒還需要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在教會領域的範圍之外，應該如何面對今日的文化，特別是後現代的流行文化。

### 信仰與文化的關係

自從尼布爾（Richard Niebuhr）激起了基督和文化之間關係的討論，許多學者都延續這樣的思路，將基督和文化之間的張力和關係作為理解的關鍵。<sup>12</sup> 然而，這種從社會功能角度來靜態地理解文化的視角，一方面陷入了功能主義和行為主義的謬誤，沒有考慮到文化中超自然和屬靈的特徵，另一方面也忽略了文化本身的變動，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在神學家潘能柏格（Pannenberg）看來，文化所反映的，是人在自然環境中如何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共享。這個世界不僅是聚合在一起的社會，也包括了主觀性的要素，如觀念、知識的類型、價值、風俗習慣、語言以及傳統，還有藝術和社會制度。<sup>13</sup> 但是在文化中，宗教乃是核心，至關重要；刻意將文化和信仰對立，無異否定了宗教是文化的核心和人性的要素，因此必然不能真正理解宗教和社會處境之間的關係。

荷蘭哲學家杜伊維爾（Dooyeweerd）也指出，宗教動機始終是人最中心的共同特徵。並且，被宗教動機所支配的人會表現出公共精神（common spirit），讓宗教表達其意義。<sup>14</sup> 因此，潘能柏格指出，宗教的超越性是一切社會、文化的基礎，而文化本身就根植於宗教內。

由此看來，文化和信仰的之間的張力和衝突之根源，是宗教信仰本身的問題。

### 關係的基礎：三一論

潘能柏格正確地指出，對一個社會的理解，應當在三一論之神聖上帝的關係中進行；這也能應用

到人際關係的實踐之中。<sup>15</sup> 個體的人反映出上帝的形像，而在社會中，人應當也以三一上帝彼此的關係作為根基。基於三一論的理解，上帝在位格上是多樣的，而在本質上是合一的；這給我們提供了看待人和文化最好的視角和基礎。巴文克指出，基於三一論，“世界、人、德行、正義以及美的合一，都依賴於上帝的合一，如果否認上帝的合一或對此有所忽視，文化就會向多神論敞開大門。”<sup>16</sup>

在上帝的創造中，整個受造界都反映了三一上帝的不同位格。巴文克講到：“就一切實體而言，上帝完全的形像是在聖父與聖子的交通中……然而，聖子和受造之物兩者間相互關聯……如果上帝不是三位一體的，創造便不可能。”<sup>17</sup>



在三一論中，最為重要的關係就是愛和正義的關係。這一原則也是基督徒在公共生活中的基礎和指引。正如當代普林斯頓哲學家格里高利（Eric Gregory）所說，正義是愛所差遣的一項工作，而又和愛同等。以三一論的視角來看，愛離開了正義就不再是愛；就如沒有聖子，聖父也不能夠成為聖父。甚至我們可以說，正義的工作是返回到愛，就是回到那差遣它的愛的裡面。愛和正義，正如三位一體的三個位格一樣，在彼此往來的動態關係中永恆並存。<sup>18</sup>

## 末世的倫理

基於以上論述，我們以三一神論作為理解世界和實踐的基礎，就可以指導基督徒如何在公共領域見證神的榮耀、如何活出福音的本質。

### 社會中的鹽和光

由於對教會論和文化本質的理解錯誤，或害怕自由主義神學滲入教會，很多華人教會只單純強調“傳福音”，而刻意忽視教導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和公共倫理。例如，筆者在大陸進行調研時，不止



我們處在愛和正義都分崩離析的現代社會中，十分需要有一套基於福音的整全世界觀，作為活在今日世代中的指導。 Both love and righteousness are quickly disintegrating in modern society. We need a holistic worldview based on the gospel to be our guide in daily living.

一次聽到教會的帶領人告訴會眾，基督徒全部的生命就是傳福音，不必去關心任何其他社會事務，因為這是末世，一切都會過去。

然而，這種言論忽視了主耶穌在登山寶訓的教導：基督徒的本質就是鹽、是光。在末世中，我們不能憑藉人的力量去打造上帝的國，但是我們卻有責任活出被福音轉變的生命，照亮這個世代，成為上帝榮耀的見證。

### 愛弟兄與愛鄰舍

有些基督徒的觀念裡隱含著雙重倫理標準，以為我們可以在教會裡一個樣，在社會中卻是另一個樣。然而主耶穌曾指出，最大的兩條誡命是愛：愛上帝和愛人如己。神學家拉姆齊指出，“愛的誡命是這個世界最迫切急需的；只要掌握到這點，任何人都可按他所喜悅的去作。”他認為，這種倫理標準和秩序是完全源自上帝自身對於鄰舍的愛；而這種愛不僅僅限於末世的期待，更是承認至聖上帝在祂子民歷史中的作為。<sup>19</sup>

活在末世的基督徒，不僅因為神愛了我們而要彼此相愛，也應當學習愛鄰舍。真正有愛的自由人，是那些具有社會性、能回應上帝之愛的基督徒。



格里高利指出，末世經過了瓦解的過程，我們生活在道德自由主義的廢墟之上，權威已經消失殆盡。基督徒一方面需要承認，塵世的政治不能滿足人類和社群最深的渴望，但另一方面也要認識，雖然它們不完全，但權利、尊重、和民主都是美好的事物。

我們有如奧古斯丁所描述天上之城的成員：“在這個世代所擁有的生活，不會毫無一絲遺憾；生命是永恆的學校，他們如同天路客一樣，在其中使用塵世的美善，卻不會貪婪地緊握它們。”<sup>20</sup>

因此，基督徒處於公共生活中，需要時刻記得：上帝的十誡是成聖生活的指南，其總綱就是愛上帝和愛鄰舍。並非我們自身能行出來，而是因為

上帝給了我們愛的生命。如此，我們能以真正的愛心和憐憫與他人相處。這些原則都具有公共性，因此，無論在教會內或教會外，我們總要活出基督的樣式。

### 結論

我們處在愛和正義都分崩離析的現代社會中，十分需要有一套基於福音的整全世界觀，作為活在今日世代中的指導。一方面，政治自由主義、世俗主義刻意將宗教信仰和情感排出公共空間中，原子化的個人主義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基督徒或抱持分離主義，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或在公共空間中的表現有失允當，不能成為好的見證。制度化的教會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常不清楚自己的權限和職責的範圍。

基督徒活在末世中，必須面對這些問題。然而在回答和實踐之前，我們必須清楚所根據的神學基礎為何。我們必須回溯上帝造物主的本質和人的本質（具有上帝形像卻又墮落的受造者），這兩點可以作為我們理解教會、文化、以及末世倫理的指導。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卻活在這個世界當中；我們明白不僅需要知道盼望在哪裡，也需要在公共領域裡表彰上帝的愛和謙卑，向世人顯明我們有盼望的理由。Ⓜ

李晉是加爾文神學院神學博士生，為恩福神學生。馬麗現任加爾文學院Paul Henry政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為李晉的妻子。

- 註：1. 李晉，“托克維爾的新政治科學——研究轉型社會的可能維度”，出自斯威德伯格：《托克維爾的政治經濟學》，李晉馬麗譯，2011年。第17-19頁。  
2. Eric Voegelin,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Vol. 7 of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1999. 191-192. 3. W. Andrew Hoffercker, ed. *Revolutions in Worldview: Understanding the Flow of Western Thought*. 2007. p356, 中文版《世界觀的革命》，2010年。 4. 馬麗，李晉，“區域性政治文化與政教關係——兩城市非官方教會的不同重組之路”，《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4期。  
5. 中國城市基督教會面對公共空間的問題，詳細的討論可以參見，Ma, Li, and Jin Li. "Remaking the Civic Space: The Rise of Unregistered Protestantism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Urban China." In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Public Life: Religion,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2014. pp. 11-28. 6. 周威 (Wei Zhou) *Liberalism and China's Churches*, China Source: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Urban Churches in China, Vol. 17, No. 2. 7. 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Vol. 4. 2008. p 273. 8. 同上，275頁。 9. Abraham Kuyper, "Sphere

# 冬天裡的基督

## 俄羅斯思想斷片

伍不寐



鳳凰電視台曾播過一個關於俄羅斯的節目，三個講員中有一位誠實地承認，他最多只能進入阿赫瑪托娃的廚房，根本無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桌。中國人談外國文學，往往會陷入困境——你不可能理解你根本不懂的東西。

俄羅斯思想是一個獨特的福音現象。別爾嘉耶夫曾提到一個常識：“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化中，宗教問題具有決定意義”。只有東正教的俄國信徒才能真正明白列賓的《曠野裡的基督》，和波寧諾夫的《基督和淫行婦人》。如果對東正教和神學一無所知，你的俄羅斯游記就只能是中國式的旅游。

### 一、羅斯受洗

蒙古人送給俄羅斯人的，主要是酒精和軍事制度，以及男人從軍女人執政的游牧式女性主義。但是，僅僅了解蒙古匪徒對俄羅斯近三百年的蹂躪，

是遠遠不夠的。真正全面塑造俄羅斯的歷史事件，乃是“羅斯受洗”（Baptism of Rus'）。

#### 1. 俄羅斯文明史掠影

斯拉夫（*slova*）這字的基本含義是“語言”。人類在巴別塔之後因語言被混亂而分地居住，這名字可以是這事件的一個見證——同語則同族。“羅斯”可能是一個地名，或羅斯河，或別處。這名稱可以追溯到聖經中的“羅施”，以及瑪各、土巴和米設（創世記10:2；以賽亞書66:19；以西結書38:2-3，39:1；米設，莫斯科？）。“羅施”的基本含義是“頭”或“源頭”（創世記1:1，2:10）。

俄羅斯文明史的第一階段被稱為“基輔羅斯”（882-1283年），以後經過蒙古入侵，進入莫斯科公國（1283-1547年）和沙皇（1547-1721年）、及帝國（1721-1917年）時代。俄羅斯文明史首先是基督化的歷史，而這段福音歷史是從一個女人開始；從此似乎奠定了俄國神學和文學的女性（母性

（接上頁）

sovereignty.” 引自 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1998): 461-90. 三種模式的圖由 Richard J. Mouw 所總結。見 Richard J. Mouw, *Abraham Kuyper: A Short and Personal Introduction*. 2011. 40-42 頁。 10. Calvin P. Van Reken, “The Church's Role in Social Justice”,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No.34, 1999, 198-202. 中文由朱脈一翻譯，橡樹文字工作室發表。 11. 這裡我們需要注意到宗派和地方教會之間職分上是有所差別的，宗派是多個地方制度性教會所組織，因此功能上是不同的。宗派可能擁有神學院和大學，甚至媒體事工。 12. Helmut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1956.

也見 Graham Ward, *Christ and culture*. 2008. Donald A. Carson, *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 2012. 13. Wolfhart Pannenberg, *Anthropolog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1999. p 351-52. 14. Dooyeweerd Herman. *In the Twilight of Western Thought: Studies in the Pretended Autonomy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Vol. 4. 1975. 同上，484 頁。 16. Herman Bavinck, *Our Reasonable Faith*. 1977. p 158. 17. *Reformed Dogmatics*, II, 420. 18. Eric Gregory, *Politics and the Order of Love: an Augustinian Ethic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2008. p 177. 19. 同上，183 頁。 20. 同上，383 頁。

這個聖像繪出馬利亞和聖子的關係，成為俄國靈魂的安慰。東方教會的聖母崇拜造就了一種戀母情結。This icon which depicted the intimacy between Mary and baby Christ became a comfort to the Russian soul. The worship of the Mother of God in Orthodox Church cultivated Oedipus complex in its culture.

和情人) 根基。

## 2. 奧麗加與國教



這個美麗的女人名叫奧麗加 (Olga of Kiev, 890-969年)，她是基輔大公伊戈爾·留里克維奇 (約877-945年) 的遺孀。伊戈爾是俄羅斯第一個王朝 (留里克王朝) 的實際創建者，奧麗加則是俄羅斯第一位受洗歸入基督的貴族。奧麗加於955年或957年前往帝都君士坦丁堡，在那裡受洗，並得到基督教名字葉蓮娜 (Елена)。這位“母親”也是基輔的慈禧。

最高領袖成為基督徒，而且還是位女性，這兩個事實對俄國思想的影響巨大。從此以後，俄國的心靈總是在苦苦尋找奧麗加所詮釋的那位基督；而在受到傷害時，則棲身於奧麗加的溫暖，如同冬夜的獵人投宿於將殘的燈火。俄羅斯的基督一直是冬天裡的基督。

但是無論如何，俄羅斯從荒蠻走向文明的歷史開始了。這恰好是在耶穌降生約一千年。奧麗加的孫子，弗拉基米爾·斯維亞托斯拉維奇 (教名瓦西里；約955或960-1015年) 完成了羅斯正式的基督教化，基督教成為國教。



由於父親幾乎一生都在遠征之中，童年時的弗拉基米爾大半時間待在祖母奧麗加身邊。988年，拜占庭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八世“被迫”將安娜公主嫁給這位大公，“羅斯受洗”從此和弗拉基米爾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那一年，第聶伯河的上空彷彿天開了。不過羅斯人首先看見的，不是十字架和復活，而是拜占庭的教堂比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更悅人眼目；且只有基督教不妨礙俄國人繼續作酒徒，而東方教會又鼓勵政教合一。

## 3. 聖母崇拜與三位女強人

十一世紀初，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把一個

聖母像送給羅斯托夫——蘇茲達爾大公國的統治者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的外孫；這幅畫後來成了東正教的聖物，被稱為“弗拉基米爾聖母像”。這個聖像繪出馬利亞和聖子的關係，成為俄國靈魂的安慰。東方教會的聖母崇拜造就了一種戀母情結。



很多時候，俄國作家對父子關係的惡性記憶成為戀母文字的靈感源泉。女性化的文字讓人想起蒙古人的原始宗教，即薩滿教。母系社會的出現與加強，的確與男子長期外出貿易或從事戰爭有關。金帳汗國 (1242-1502年) 殺了很多俄羅斯男子，同時很可能加強了俄語中母系文化的勢力。

奧麗加之後的“馬利亞”，是索菲亞·帕列奧羅格 (Sophia Palaiologina, 1455-1503)，她是拜占庭帝國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之後，她在莫斯科成了大公伊凡三世 (伊凡雷帝的祖父) 的第二任妻子。索菲亞帶去了象徵拜占庭帝國榮耀的雙頭鷹國徽；在她的影響下，莫斯科成了“第三羅馬”。十六世紀早期是西方近代史的黎明，“新教”的紀元；而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第一個叫醒俄羅斯男孩的，是這位偉大的女人。



索菲亞之後的“俄羅斯女人”是葉蓮娜·瓦西裡耶芙娜·格林斯卡婭 (Elena Vasilyevna Glinskaya, 約1510-1538年)，她是莫斯科公國大公瓦西里三世第二任妻子和俄羅斯攝政 (1533-1538年)，也是伊凡四世的母親。



伊凡四世·瓦西裡耶維奇 (1530-1584年) 被稱為伊凡雷帝，他是“沙俄”的真正締造者，第一位沙皇。他一直是俄國知識分子厭惡的對象，原



從根本上說，俄羅斯思想是一種人學，人本主義或人類學；它並不是神學。  
Russian thinking is about man at its root. It is humanism or anthropology, not theology.

因之一是莫斯科主教菲利普因譴責他的殘酷統治而被勒死。列賓的油畫“伊凡雷帝殺子”（或伊凡雷帝和他的兒子），讓我們看見俄羅斯思想對父權和父子關係經久不息的厭惡。

贏得知識分子好感的俄國男性統治者，好像只有兩位。第一位是彼得一世（1672-1725年），主要是因為他的西化改革。亞歷山大一世（1777-1825年）亦分享了彼得大帝的榮耀；他因擊敗拿破崙而成為“神聖王”和“歐洲的救世主”。但他是殺父（保羅一世）繼位的。

第二位是末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對尼古拉二世的尊重，是遲到的和補償式的——被披露出來的滅門暴行，以及英國的隔岸觀火（英國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激發了俄國天鵝絨般的傷情。

然而在彼得大帝和亞歷山大之間，屹立著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 或 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年）。

俄國的“崛起”和這位女皇密切相關。妖化了姐己和武則天的中國文痞，把這位凱薩琳大帝視為第二個武則天。同情十二月黨人的中國知識分子，更願意污化這位德國公主。（向鄰舍進行道德和性道德報復，是中國文痞和中國潑婦共享的種族習性之一。）



凱薩琳二世原名索非亞·奧古斯塔·弗雷德里卡（Sophie Augusta Fredericka），是德國安哈特·采爾布斯特親王的女兒。1745年，她與彼得三世結婚，並皈依東正教，改名葉卡捷琳娜。俄國作家筆下的彼得三世是醜陋不堪的昏君，而且另有新歡。這位索非亞和伏爾泰、狄德羅等法國啓蒙先鋒交往密切，她的“神學思想”帶著德國和法國的反教會傳統色彩。（在她統治時期發生的普加喬夫起義，雖然被中國洪秀全的繼承者們津津樂道，但實際上，在東正教國家，普加喬夫從來沒有獲得過像洪秀全在中國的地位。）

## 二、百年惺忪

歷史到了十九世紀。

有人說：“俄羅斯人只思想了一個世紀”；我同意這句話。但我不同意原話中“分號”後面的那半句恬不知恥的話：“而我們中國都思想或博大精

深5000年了。”真相乃是：俄羅斯畢竟思想了100年，而中國人從來沒有思想過。因為，沒有基督就根本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思想。誠如英諾肯大主教所言：“任何一種認識都以信仰為基礎”。沒有上帝的思想就是一場侏儒的醉話。狂人或騙子、蠢貨和小販，構成人本主義文化的兩極。

### 1. 北方人的思想：白痴現象

在思想譜系上，北方—西方—東方大約可以這樣排列：白痴—罪人—妖精；或者：農民—市民—災民。“北方人”是道德白痴（好人）和土裡土氣的農民；“西方人”是蒙恩的罪人和市場中的商人，基本上是真實的人；而“東方人”只是成精的災民。

俄羅斯只思想了100年，就從黃金時代的道德偶像到了白銀時代語言偶像的終局。今天的俄羅斯思想是一片廢墟。（當代中國連廢墟都談不上，因為廢墟的昨天還聳立過拜占庭的建築。這裡從未有建築，只有箭豬。妖魔的意思不僅指每個人都在道德吃人，而且每個罪人都不認識自己的罪，卻在吞吃別人的過程中扮演上帝！）

從根本上說，俄羅斯思想是一種人學，人本主義或人類學；它並不是神學。不過，“聖母子”為俄羅斯思想提供了一個“叫醒”服務；只是俄國人花了一百年惺忪半醒。這就是俄羅斯思想史的本質。俄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敏感和大地情懷，是對福音的深刻誤解形成的一種白痴現象。

（中國的人本主義或人類學並不關心道德問題；他們的道德是一種政治，而這種政治是一種謀生方式。中國的道德哲學主要在為人與人爭奪生存資源服務，旨在降低成本，提高優勢。換言之，中國的道德與道德無關，只是一種魔鬼式的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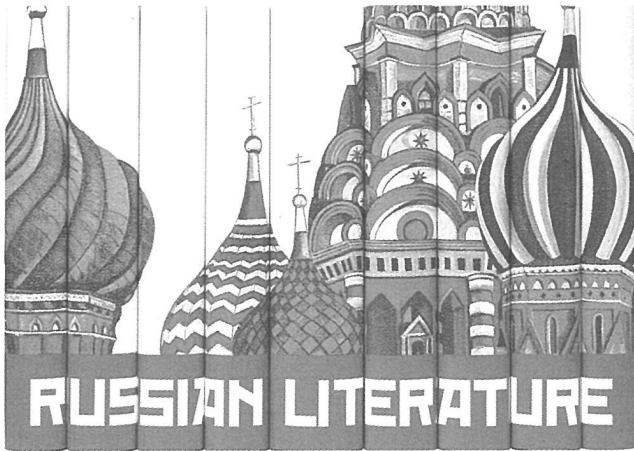
### 2. 沒有基督的人論：道德不安

“白痴”不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恰達耶夫的反諷，更是一種現實：俄國神學只關注人。其實，關於“人是什麼”，聖經已經充分而簡要地解決了，但俄羅斯知識分子竟視而不見，卻彼此競相炫耀關於人性沒完沒了的新發現。俄羅斯思想中的人論，不僅是盲人摸象，更是毫無意義的重複。

聖經從來沒有真正成為俄國的讀物；他們所引證的基督，算不上是聖經所啓示的基督。聖經說：人是罪人；人算什麼；神愛罪人，使之得救。白痴和蠢人則總是驚呼：人怎麼可以是罪人？且用一生的時間寫：人怎樣是罪人，或，人如何為罪不安。

沒有基督，更沒有基督的赦罪，復活和稱義。

聖經讓希臘人“我是誰”的追問大白於天下，但俄羅斯重新煞有介事地把人變成“宇宙中最大的秘密”。The Bible conspicuously answered the Greek's question, "Who am I?" But the Russians again made a fuss of man as "the greatest secret in the universe."



他們在基督之後另闢蹊徑，要“對生命進行理性思考”，結果是講瞎話。別爾嘉耶夫1946年出版的《俄羅斯的思想——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俄國思想的基本問題》，本身就是俄國思想的基本問題。卡拉馬卓夫不過是人；卡拉馬卓夫是誰原不重要——但是，這個焦慮不安的罪人竟然耗盡了俄羅斯思想的全部熱情。

俄羅斯知識分子以西方主義、斯拉夫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以及極權主義等等方式，兜售人的道德不安。其中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則兜售他們塵世千禧年的白日夢，並在狄奧尼索斯和禁欲主義之間像候鳥一般地飛旋。這群疲倦的候鳥中途歇腳的地方不是耶穌，而是聖母。

### 3. 聖母取代聖子：消不去的罪孽感

俄羅斯的聖母可以用三位一體來形容：聖子的生母、大地母親、以及女性化的索菲亞（“智慧”）。

俄羅斯文學是從共濟會和諷刺小品的“道德訓誡”中啓程的；到十二月黨人，完成了文學領導革命的夢想。對於從維諾科夫到拉吉舍夫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殉難史，別爾嘉耶夫這樣評論：“在俄羅斯，道德因素永遠比智力因素占優勢”；“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預見到並且規定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點。當他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說：‘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時，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便誕生了。”被稱為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太陽的普希金亦說：“上帝則像我們俄羅斯一樣憂傷”。

從萊蒙托夫、果戈裡、屠格涅夫、契訶夫、恰達耶夫、赫爾岑、格拉諾夫斯基、別林斯基、索洛維約夫、費奧多羅夫、羅扎諾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披薩列夫、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基列耶夫、霍米亞科夫，一直到二十世紀初的布爾加科夫、弗

蘭克、勃洛克、伊萬諾夫、梅尼日科夫斯基以及舍斯托夫，他們和所有“彼得堡時代的漂泊者”一樣，都是俄羅斯上空的道德星辰，都“非同一般的善良”。白光一直閃爍，直到阿赫瑪托娃這位俄羅斯的月亮。

的的確確，他們一生都在燃燒，但卻過早地燃盡了生命。波洛克的詩像是雙關語：“我在俄羅斯上空遠遠看見，火遼闊而沉靜地燃燒”。俄羅斯思想的道德終點，必然站著布爾什維克——道德成了肉身。誠如希加耶夫所說：擺脫了無限自由以後，我就被無限的專制所包圍。

“宗教問題折磨著偉大的俄羅斯文學”，白痴們卻無法洞見根本原因：赦罪的是聖子，而不是聖母。一旦在罪與罰之間站著的是聖母而不是聖子，那消不去的罪孽感必導致沮喪，以致“人神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人格論”（托爾斯泰）從兩個方向毀滅了俄羅斯。

俄國神學最危險的結論，就是“人的神化”；而這正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位俄國天才（或白痴）共同達到的黑暗之巔。索洛維約夫的《神人類讀本》、涅斯梅洛夫的《人的科學》、以及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更是繼往開來。



白痴的罪在於：聖經讓希臘人“我是誰”的追問大白於天下，但俄羅斯重新煞有介事地把人變成“宇宙中最大的秘密”。俄羅斯的星辰粉碎了“歐幾里得的智慧”，但卻沒有到達上帝的智慧（

就是基督），只能半途棲身在索菲亞的智慧之上。

俄羅斯的女性氣質和無神論，都是從苦難和同情中誕生的。“知識分子和人民”，這是俄羅斯的一個問題；人民幻像之後站著安娜和娜塔莎，慈母、嬌妻、和女恩人，這是俄羅斯的另外一個問題。

（俄國的無神論和中國的無神論也不完全一樣。至少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無神論更充滿清教徒和苦行僧的特徵；他對妻子的愛，讓中國“食物為天妻子為衣”的無神論變得猥瑣不堪。而即使在無神論暴政之下，莫斯科的教堂仍然存在，東正教的聖物仍然充斥著大街小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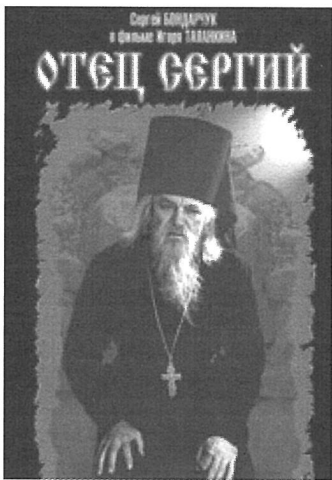
俄羅斯思想沒有能力從人本主義的泥潭中仰望基督，他們留在各各他山上，……俄羅斯繼續“在死人中找活人”。The Russian thinkers were not able to look to Christ from their humanistic mire. They stayed on Mt. Calvary, . . . trying to “look for the living among the dead.”

#### 4. 女性依賴：人本主義泥潭

女人在俄羅斯思想和文學中至關重要。別雷說：“妻子”的象徵對於我們來說成了一道曙光。愈是在冬天，愈是在西伯利亞，俄羅斯精神愈是充滿對女性溫柔的狂信和依戀。“你們中的任何人早就不愛了”，但俄羅斯知識分子仍然相信愛情，幾乎無一例外。柴可夫斯基在冬夜裡說：“有時候我真的很希望能夠被一個女人溫柔的觸摸與疼愛。”

俄羅斯的男歡女愛具有宗教性質；這一點是西方人和東方人無法理解的。愛情是俄羅斯的十字架。女人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冬之夢”。（女人也是曹雪芹的信仰，但曹雪芹的女人只是安慰的對象，而不是安慰者。）普希金的夫人娜塔麗婭·岡察洛娃只有在俄羅斯才是“聖彼得堡的天鵝”。

只是“女性依賴”會產生一種“男怨婦”現象。托爾斯泰的《謝爾蓋神父》就充滿著這種情感悖論：女人的誘惑和女人的光輝閃耀在小說的黎明和黃昏。俄羅斯思想中的上帝不在教會中，而在善良的帕申卡身上，偶爾在修道院和西伯利亞。良善不在拿撒勒木匠那裡，而在俄羅斯情人那裡。《謝爾蓋神父》與神學無關，仍然是一場道德抒情或道德失敗的抗議，仍然是在“老祖母”帕申卡那裡安頓道德絕望。謝爾蓋神父一直記憶著曾經的羞辱，這種重要的關切，恰恰是俄羅斯思想的羞辱或悲劇。



人不過是泥土；連上帝都體諒挪亞和摩西不過是泥土。因此，泥土謝爾蓋神父的關切只是多此一舉。俄羅斯思想沒有能力從人本主義的泥潭中仰望基督，他們留在各各他山上，沒有能力返回加利利海，更從未到達橄欖山。俄羅斯繼續“在死人中找活人”。他們因找不到活人而痛哭；他們看見墳墓邊上的馬利亞，而幻出玫瑰色的戀情。但耶穌復活使我稱義；這才是信仰，這才是解放，這才是神學，這才是自由。

#### 5. 中俄道德感的比較

如果說，俄羅斯思想是為“人為什麼是人”而自責，中國人則是用“別人為什麼是那樣的人”而

吃人。俄羅斯文學擁有真正的道德敏感，那是一種道德抑鬱症；但中國的道德從來不是一種自我的道德敏感，只是針對別人。

謝爾蓋神父的掙扎是俄羅斯思想的主題，是一種自我折磨；但同樣的醜聞，在中國思想中只是消費和饕餮的對象。“謝爾蓋神父”常是中俄文學的共同主題，但托爾斯泰關切謝爾蓋，是為了表達：在上帝、人民和女人面前，我就是他。而霍國箭豬講到謝爾蓋，若非影射私敵，就是暴露吃人的魔性——但我不是謝爾蓋，我不像這個稅吏。所以，謝爾蓋神父在中國，會被蕩婦淫娃們吃掉；但在俄羅斯，他還可以流放到西伯利亞，在俄羅斯大地和女性身上重新夢遊。

俄羅斯是沒有天空的國度，萬里無雲是伊萬諾夫和索爾仁尼琴永恆的悲傷。但俄羅斯大地似乎大得足夠容納一些流放者，使沙皇和革命黨人至少可以存放一些懸而未決的殘忍與冥思。只有中國是絕對走投無路，沒有大地，更沒有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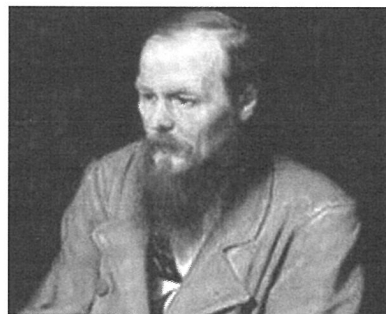
### 三、永失吾愛

別爾嘉耶夫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羅斯彌賽亞意識最卓越的闡釋者；因此，和托爾斯泰相比，他只能在更小的範圍內獲得注意。這話部分是真的。

托爾斯泰臨終仍然是俄羅斯知識分子，而且轉向東方關於涅槃的騙局。懺悔的貴族托爾斯泰不願承認絕望，他致力的方向，是示範俄羅斯上層要深感自己有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以絕望的方式顯示他的不甘。後者比前者深刻的地方在於：陀氏一生致力揭露“神人”和“人神”之間致命的對立，不斷深化對“無形教會”的想像。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劇

陀氏的神學悲劇是雙重的。一方面，他不斷用雙方的和好或“復調文學”來放棄他的絕望，總能在人身上看見神性的光亮。他看見了宗教大法官和所有人、所有政權都接受了魔鬼在曠野中的三重試探；但他作品中的“亮光”，是一個不需要基督也可以的異教方向。



另一方面，他對教會的理解，不是新娘和新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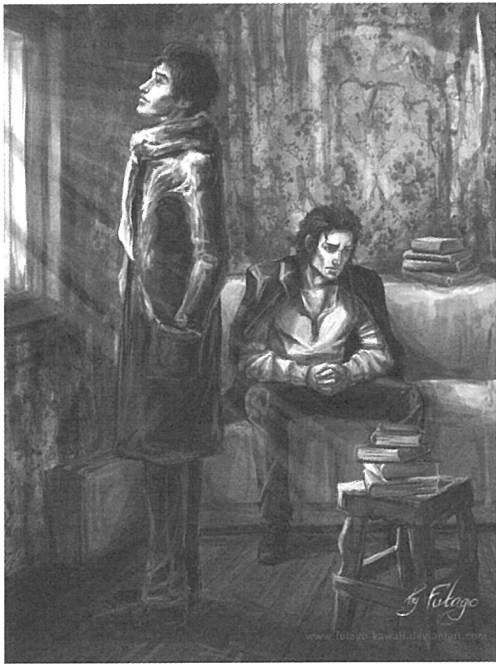
真理只有一個，使命也只有一個——認識基督，並且真知道祂。  
There is only one truth and one mission: to know Christ in a thorough way.

（基督）的愛情，而是在教會和國家這個假問題之間“創作”出來的。因此，他和所有十九世紀的白痴都不能接受“有形教會”和教會領袖、基督徒人性的缺陷；他們要另闢蹊徑。在這條歧途上，尼采無疑和陀氏結伴同行。

俄國文學具有暴露癖。首先是對人的暴露或揭露。但是，俄羅斯文學暴露的，不僅僅是別人，也包括自己的罪惡及個人生活。陀氏暴露了自己靈魂的深處，同時又暴露了很多人，而成為文學界恭維的對象。但其實，所謂他的“驚人的思想”、“關於人的偉大發現”，都是聖經中的常識。

罪與苦難、多重人格、分裂的人格、地下室裡的人、潛意識，這類文學批評，其實和加爾文主義的新概念神學是一個路數；如果不是故弄玄虛，就是同義反復。

也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藝術上日漸



成熟，但在思想上卻日漸白痴——《窮人》、《雙重人格》、《被凌辱的與被羞辱的》、《死堡手記》、《地下室手記》、《賭徒》、《罪與罰》、

《白痴》、《群魔》、《少年》、《卡拉瑪卓夫兄弟》——“人那點破事兒”成了陀氏的文學使命。這個死刑犯也許被“死”嚇破了膽，“生”從地下浮出水面；人生和人性，成了陀氏的禮拜堂。

## 2. 無處可去的復調藝術

要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要返回他的死刑犯和苦役犯的經歷、司各脫和巴爾扎克的影響、以及他不斷和俄羅斯“思想文化界”鬧翻的壯舉。陀氏在地下室裡埋葬了他過去的自己或神學自由主義；而藉著《群魔》，他讓整個俄羅斯精英和意見領袖都義憤填膺。（幹得漂亮！）但是，從死堡和

地下室走出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離開賈府的那位富家子弟走在一條路上：無處可去。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中提出的“復調藝術”，及後來的文人學舌，都是一種偽學術。復調著的，不是陀氏自詡的那種創作自由和對象獨立，而是他自己的靈魂。這是一個沒有救主的世界，靈魂只能處於“無主”的狀態。每個人坐在教堂裡，眉飛色舞或泗淚橫流地講述自己的“個人見證”，這就是陀氏的文學。但真知道基督的人馬上就會起身離去——你絮絮叨叨的這些東西，與真理何干？

據說，陀氏的寫作理想是：人是一個謎，需要解開這個謎；我研究這個謎，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這些被很多批評家看為深刻的自白，其實不過是俄羅斯盛產的廢話。真理只有一個，使命也只有一個——認識基督，並且真知道祂。

## 3. 《窮人》的寓言

我個人睡前的消遣不是陀氏後期的作品，而是早期的幾個中篇。（當一個作家愈深刻實際上愈膚淺，愈成熟實際上愈白痴的時候，還不如去看他的初戀。）我很喜歡《窮人》這個故事。兩個窮人的愛情及其悲劇性的訣別，好像是俄羅斯思想的一種寓言：生存現實，殘酷而真實地奪走了俄羅斯知識分子道德的敏感和女性的溫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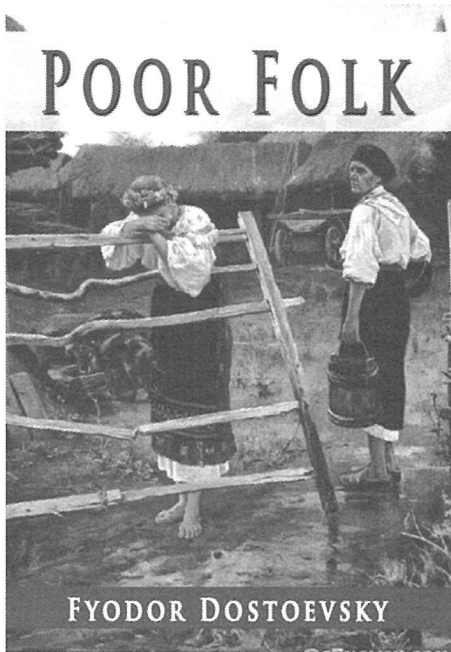
以下節錄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女）和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男）最後一次的通信。在沒有基督的世界裡，愛情是兩個天真而無助的小孩兒的一個下午。當日落西山，屬世的力量將兩個孩子永遠分開。對這種生活的暴政，孩子無能為力。

瓦爾瓦拉致馬卡爾：“我的命運已經定了……明天我們動身。最後一次向你告別。我最親愛的，……不要忘記我，……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在這裡只有你一個人愛過我。……從今以後你要把我忘掉！你一個人留在這裡該怎麼辦啊。……你要常常想起你可憐的瓦蓮卡，她是那麼深深地愛你……那麼，現在我們要永遠地分別了，……你要高高興興地活下去。……貝科夫先生在喊我。……我的心充滿了，充滿了淚水。淚水壓得我窒息，撕裂了我的心腸。別了。天啊，何等悲傷……”

馬卡爾致瓦爾瓦拉：“親愛的瓦蓮卡，我的至愛，我的寶貝。……現在他們要把你從我這裡帶走，這還不如把我的心從胸膛裡挖出來的好！……你的生命將會在那個地方被奪

俄羅斯大地擁有成千上萬次開放玫瑰的機會，會有一對情侶將這個機會證明出來。 I wish that there will be man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roses to blossom on Russian land and that a couple in true love may demonstrate this reality.

去，你將會被掩埋在潮濕的泥土下；也沒有人為你哭泣……我要跟你一起走，如果你不帶我走，我就跟在你的車子後面跑，拼命地跑，直到斷氣為止……天啊天啊，你就這樣一定要跟著貝科夫先生到草原上去，一去不復返——我天上的安琪兒，這將變成最後一封信了，可是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封信變成最後一封……”



馬卡爾在雨雪霏霏的黃昏，跑著追趕瓦爾瓦拉漸漸遠去的車子；這一幕將俄羅斯思想史定格在歷史的地平線上。人追趕人的安慰，但那安慰我的也需要安慰，並且永遠不能再安慰我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爾斯泰們更深刻的地方，在於兩方面。第一，他知道瓦爾瓦拉的貧窮，甚至比馬卡爾還要一貧如洗。瓦爾瓦拉在命運的冬天裡瑟瑟發抖，百病纏身。她不是冬日曠野中的火爐；任何一股冷風（貝科夫先生）都會熄滅她，如同捲走無根的秋葉。

第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馬卡爾（或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會繼續追趕遠去的瓦爾瓦拉，直到累死在中途。正如馬卡爾明明知道這是最後一封信了，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封信變成最後一封”——俄羅斯思想還會變幻出新的花樣。瓦蓮卡一次又一次出現在陀氏的小說中；他之後的每一部著作，就是和瓦蓮卡的一次通信。

#### 4. 俄羅斯玫瑰開放時

可憐的瓦蓮卡和苦命的馬卡爾沒有能力讓玫瑰永遠開花。追上了也是一種悲劇，這是毫無疑問的。那麼，我們還相信愛情嗎？這一切不是真實的嗎？馬卡爾致瓦爾瓦拉的第一封信


不是真實的嗎？

“今天早晨一切有多美好呀！……陽光明媚，鳥兒啾啾。空氣中瀰漫著春天的芳香。大自然蘇醒了……今天我甚至連幻想也是極為愉快的，而我的幻想也總離不開你，瓦蓮卡。我把你比作天上的飛鳥，給人們帶來慰藉和使自然變得更加美麗的飛鳥。……你別以為我多麼羸弱，以為連蒼蠅的翅膀也能把我打倒。不，親愛的，我是不甘示弱的。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是個頗為堅定沉著的人……”

那個美麗的春天和愛情所造就的堅強與一體，都是真實的，不是幻覺。馬卡爾和瓦爾瓦拉隔著珀斯菲克街比鄰而居。他們真誠而純潔地相愛著，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問題是，這份愛情為什麼不能地久天長？貧窮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任何人在愛情上都是窮人。窮人或兩個小孩兒本身，並沒有能力建成一個家。

馬卡爾和瓦爾瓦拉應該知道，那個春天並不是他們自己的愛情營造的。不，還有另外一個力量；是另外一隻看不見的手，將夏娃帶到亞當面前，放在已經造好的樂園中。如果沒有耶和華神，貝科夫先生就會把可憐的瓦蓮卡帶走，然後讓馬卡爾在風中哭泣。蛇就這樣奪走了夏娃，然後亞當表現得軟弱而醜惡。

馬卡爾和瓦爾瓦拉之間的通信是不夠的；亞當夏娃在天起了涼風之後的對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先知和使徒的書信。

俄羅斯大地擁有成千上萬次開放玫瑰的機會，會有一對情侶將這個機會證明出來。 

作者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牧會



# 奇妙的創世記一章一節

編輯室

GENESIS 1:1						
7	6	5	4	3	2	1
200 90	400 1	300 40 10	400 1	30 10 5	200 2	300 10 200
אֶרֶץ	וְאֵת	הַשָּׁמַיִם	אֵת	אֱלֹהִים	בָּרָא	בְּרֵאשִׁית
earth the	and	heaven(s) the	*	God	created	beginning the In
296	407	395	401	86	203	913

**聖**經的舊約部分主要是用希伯來文所寫。近日一些希伯來文專家研究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舉出其中令人驚奇的發現，讓人更加信服這卷書是出自造物主的啓示。

網上有兩部短片，各從不同的角度講解這一節聖經隱藏的特色。本刊將其大意整理如下。

## (一) 7 的奧秘

### 宇宙基本要素的啓示

聖經的創世記一章一節(以上希伯來文，是從右讀到左)，中文和合本譯為：「起初，神創造天地。」「起初」講到時間，「天」講到空間，「地」講到物質。因此，聖經的第一節乃是講到時間、空間和物質的受造。

幾千年以來，科學家和哲學家一直在推敲宇宙最基本的要素。直到二十世紀，物理學家才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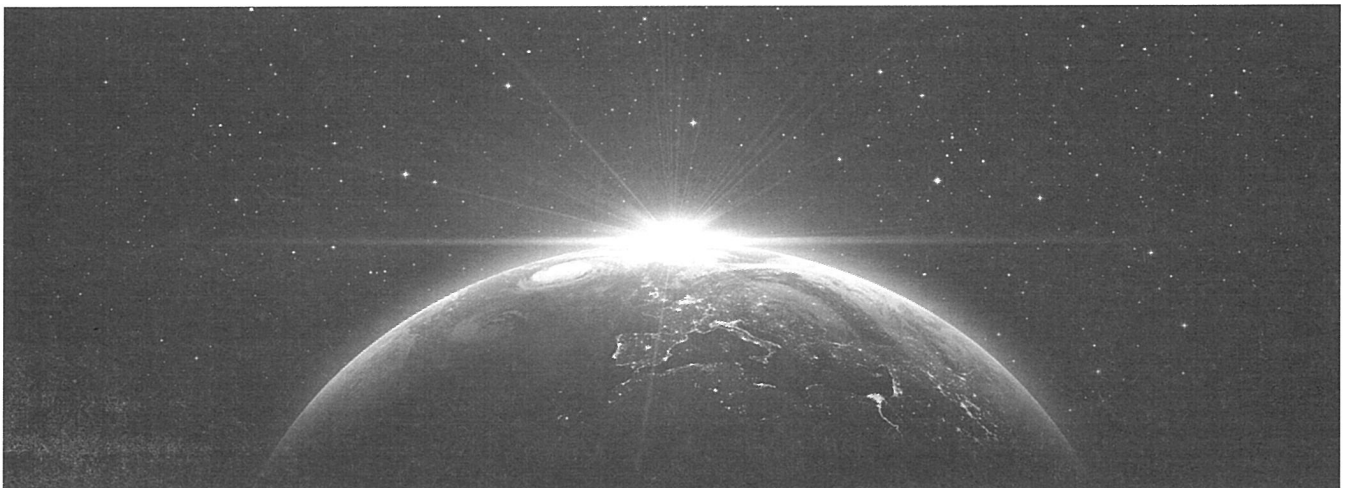
宇宙的基本要素是：空間、時間和物質。事實上，空間與時間關係密切。所以，太空物理學家現在常講的觀念為：「空間—時間連體」。

然而，三千多年之前所寫下的聖經創世記第一節，卻已經宣示了這個事實。作者是什麼知道這個兩千多年之後才被科學界證明的事實？這豈非顯示，背後有神的啓示？

### 7 代表神的作為

在聖經裡，7 這個數字代表完成、完全、或神的作為。聖經裡有五百多次，用 7 來代表神親自出手，或某個東西屬於神。例如，世界是用 7 天造成的，神將第 7 天訂為安息日，稱為聖日。

觀看自然界，我們驚訝地發現，許多現象都和 7 相關。例如：全球有 7 大洲；現代地理將全球洋海分成 7 大洋；彩虹有 7 個顏色；音樂有 7 個音階；北斗 7 星連接起來指向北極星，自古以來被人





翻譯成「起初，神創造天地」的希伯來原文，正好是7個字；而這7個字又呈現出7個有關7的特色。The Hebrew words translated as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were 7 letters. These 7 letters manifested 7 characteristics about 7.

用來指引方向；我們的行星系，肉眼可看見7個行星。

此外，實驗證明，一般人對數字最適合的記憶範圍是7個數字（所以電話號碼設為七碼）。自古以來，人類的文明建設最常用的金屬有7種。元素週期表是由7個層次組成。

一次又一次我們發現，7的出現都代表神完成了某件事。有了這個概念後，讓我們再來看聖經的第一節。

## 7個7的特性

翻譯成「起初，神創造天地」的希伯來原文，正好是7個字；而這7個字又呈現出7個有關7的特色。截至目前的研究為止，只有這一節經文是由7個字組成，且有7個有關7的特色。

這7個特色列舉如下。

- (1) 這一節的字數是7個。
- (2) 這一節的字母數是28，或4乘7。
- (3) 這一節的三個主要的字，主詞「神」，受詞「天」、「地」，組成這三個字的希伯來字母總數是14，或2乘7。其餘幾個字的字母總數是14，或2乘7。
- (4) 受詞「天和地」，希伯來文字母的總數是14，或2乘7。
- (5) 最短的字在中間；它和左邊一字的字母總和是7，和右邊一字的字母總和也是7。
- (6) 這句話有三個重要的名詞：神、天、地。這三個字的希伯來迦瑪特拉（Gematri）計數，分別是86、395、296。（這是希伯來人三千年來一直使用的特有方法，將每個字母賦予一個數目。）這三個字的數目加起來，總數是777，或111乘7。按神在聖經中使用的表達方式，這樣三重加強的7，無疑是以最強的方式來表達神的作為。

(7) 這句話唯一的動詞「創造」，就是希伯來文 *bara*，計數為203，是29乘7。

這些7的特色，巧妙地隱藏在字的表面之下，一般讀者完全看不出來。只有仔細去鑽研，特別去計算，才能發現。這顯然不是最初的作者所能預見的，或故意放在那裡的。這個驚人的7之奧秘，是最近幾年才為人所發現的。

## 7的奧秘讓人驚服

按照概率，1個特色在7個字組成的句子裡出現，概率是7分之1。但要7個特色在7個字組成

的句子裡都出現，概率只有823，543分之1。創世記一章一節的這個特質，實在是幾乎不可能的。

7這個數目常是聖經作者特別選用來表明神的作為，整本聖經共出現五百次之多。當我們明白這一點，再來看創世記一章一節的這個特色，只能驚異不已。神彷彿藉此告訴凡有眼可見的人，從聖經的第一節便可以知道，這本聖經是出於神的作為。

（原出處：The Amazing First Verse of the Bib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0hUldrYp4>）

## (二) 意象的解讀

### 「起初」的意象

幾千年來，無數希伯來文專家在探索希伯來文形象與數字背後隱藏的意義。希伯來文是很古老的文字，它的根源是亞蘭文，那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希伯來文每個字母都代表一個數字，這是迦瑪特拉傳統的作法；此外，每個字母還被賦與一個形象的意義，稱為「意象」（ideogram）。

「意象」就是一個有概念的形象，好像公廁上張貼女性或男性的形象。每個希伯來字母所代表的意象，根源非常久遠。並且，每個字母都有幾個意象，並帶出特定的理念。



聖經的第一個字，就是創世記一章一節的第一個希伯來文，被譯為「起初」，按每個字母分析，

譯為「創造」的字，在希伯來文以形象所表達的，其實是「神的兒子」。萬物都是藉著「神的兒子」創造的。  
In fact the ideology of the Hebrew letter translated as “created” meant “Son of God.”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through the Son of God.

可以得到下列的表格。

第一個字母 *Bet*，形狀是屋子或帳幕。

第二個字母 *Resh*，形狀是人的頭，指第一或最崇高之人。

第三個字母 *Aleph*，是希伯來文的第一個字母，形狀是牛的頭，意思是第一或至大的能力，指神自己。

第四個字母 *Shin*，形狀是牙齒，意思是破壞或吞吃。

第五個字母 *Yod*，形狀是手臂，從拳頭到手肘，意思是我的手、我的努力、或我的工作。

第六個字母 *Tav*，是希伯來文的最後一個字

母，形狀是兩根相疊的枝子，可理解為十字架的象徵，意思是記號，或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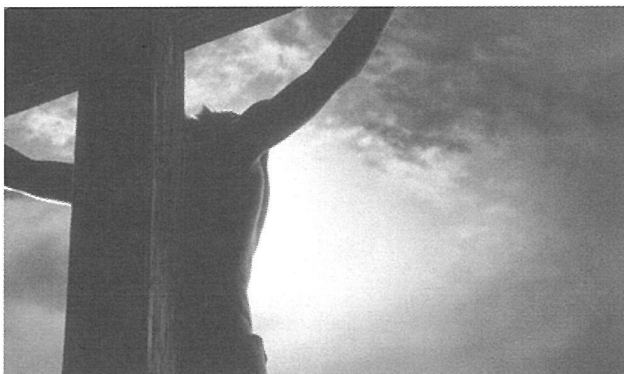
## In the beginning (בראשית)

<p>ב -BET: House (House/Tent) 𐤁</p> <p>ר -RESH: First/Highest Person (Man's Head) 𐤓</p> <p>א -ALEPH: Strength/God (Ox Head) 𐤀</p> <p>ש -SHIN: Consume/Destroy (Teeth) 𐤑</p> <p>י -YOD: Hand/Works (Arm/Hand) 𐤅</p> <p>ת -TAV: Covenant/Mark (Cross) 𐤕</p>	<p>God "Son"</p> <p>Destroyed</p> <p>Cross Hand</p>
---	---

### 「起初」意象的解讀

頭兩個字母，*Bet* 和 *Resh*，合起來便成為亞蘭文和希伯來文的字 *Bar*，意思是兒子，或某某的兒子 (Son of)。因此，若把這兩個字連起來看，解讀成某某的兒子，那麼，整個字就剩下四個字母。

換言之，這幾個字母合成的形象含意，用句子來表達，便可以理解為：「神的兒子將被毀滅（或置死）——由祂自己的手，在十字架上。」（The Son of God will be destroyed [or killed] by His own hand on a cross.）這豈不是整本聖經清清楚楚告訴我們的嗎？解析聖經第一個字的意象，豈不是可以看出從起初就有這樣的定旨：神的兒子將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作為神的羔羊，為我們流出寶血，贖清罪債，完成救贖，是神從創世以前就安排的計劃（彼得前書1:18-20；啓示錄13:8）。

### 「創造」的意象

創世記一章一節的直譯應為：「起初一創造一神一天一地」。「創造」其實是第二個字。

這個字表明行動，是聖經的第一個動詞。它的希伯來文是 *bara*，字根和「起初」（*barasheet*）相同。

第一個字母 *Bet*，指屋子或帳幕。第二個字母 *Resh*，指第一或最崇高之人。第三

個字母 *Aleph*，意思是第一或至大的能力。

第一、二個字母合起來成為 *Bar*，意思是某某的兒子。因此，這個字就只剩下一個字母，*Aleph*，意思是最有力量的、最重要的，或神。

所以，譯為「創造」的字，在希伯來文以形象所表達的，其實是「神的兒子」。萬物都是藉著「神的兒子」創造（*bara*）的。

這豈不又是聖經明文告訴我們的嗎？

約翰福音1:1-3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從全章來看，這段聖經的「道」便是指耶穌。

歌羅西書1:16論到耶穌說：「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

所以，無論是透過字句或是透過意象，聖經都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造物主是誰——祂乃是神的兒子。祂不僅是神的兒子，而且從起初就有定旨：祂要成為救贖主——「神的兒子將被置死，由祂自己的手，在十字架上。」

（原出處：The Secret Meaning of the First Verse of the Bib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_MZ2Si2N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_MZ2Si2N0)）

# 迷信教育 VS 認識真理

天靈



## 從個人的受教經歷說起

我自幼就喜歡學習，對什麼都充滿了好奇和興趣，並不只限於課堂上的傳授或書本上的知識，更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進入高等教育，我轉了一個領域，又換了一個領域，從政治學到社會學，從教育學到神學。

不明底細的人以為，我只不過是愛學習。我起初也以為，自己只是受父親的影響，並且在天性與習慣上都像他，才有無比的好奇心。但是，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我開始意識到，除了熱愛學習之外，我是真的在尋找真理，尋找可以安身立命、活出生命意義的真理！

然而，在中國最高的學府裡我並沒有找到；相反，我看到的只是虛榮與空虛，愚昧自欺與欺世盜名！於是，我進入香港的教堂尋索真道，包括生活智慧和救世濟民的真道。誠如主耶穌所言，“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馬太福音7:8）我在神裡面找到了渴望已久的真理，是讓我平安喜樂、今生無悔的真理！

## 對教育的迷信與盲從

是的，我找到了心靈渴慕已久的真理——不是在世界知名的最好學府裡，而是在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教堂裡；不是在成千上萬的書本裡，而是在凡識字的人就可以閱讀的聖經裡。這件事難道不令人深思嗎？豈不反映了今日教育已不再是真理的殿堂？

可嘆的是，華人世界仍然普遍對教育迷信與盲從！這種迷信和盲從讓我們看不到：今日教育對生命是無用的，幫助是有限的。我們卻將其視為信仰與救贖，並為此而傾注精力和資源，甚至投入性命也在所不惜！我們似乎不知道：“人若賺得全世

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馬太福音16:26）

這種迷信和盲從讓我們看不到：今日教育已經淪為國家發展的工具，正在捨本逐末地培訓馬不停蹄運轉著的活機器人。我們似乎不知道，人因為中了魔鬼的計謀而背叛神，才需要“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汗流滿面，才得糊口。”（創世記3:17b, 19a）

這種迷信和盲從讓我們看不到：今日教育正在吞噬著人與人之間血脈相連的寶貴關係，讓親子萬里分離，夫妻勞燕分飛，多少肝腸寸斷！我們似乎不知道，神渴望“人……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世記2:24）

這種迷信和盲從讓我們看不到：所謂的分科專業教育不僅切割了有機生命的整全知識，更肢解並扭曲了需要身心靈全面發展的生命。我們似乎不知道，神要我們活出“豐盛”且有“永恆”的生命！（約翰福音10:10; 3:16）

這種迷信和盲從讓我們看不到：今日教育正在將人所發現的一點一滴屬神真理據為己有，竊取神的榮耀，更將自身狹隘領域所發現的片斷真理誇大，或絕對化，以此排擠其他的屬神真理，甚至排擠擁有全部真理的神！我們不知道：“萬有都是靠祂（神子耶穌）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歌羅西書1:16-17）

這種迷信與盲從，甚至連基督徒也難以倖免。難怪使徒保羅提出警告，“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



美國的教育歷史便是基督徒向世俗教育妥協和退怯的過程，最終是世俗化浪潮不斷挺進！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demonstrated the process of regression from Christian to secular education. In the end the secular tide advances without ceasing.

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歌羅西書2:8）

於是出現一種現象：一些基督徒腳踏教會和世界的兩條船。由於對神的全智、全能與全愛缺乏認識與經歷，他們被貌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世風嚇倒，不由自主地隨從異教歪風；卻不察覺：神所擁有的，乃是“魔高一尺，道高萬丈”的大能與大智！

還出現另一種現象：一些基督徒以敬虔為名義，規避世界的風浪，並且不斷地退守，希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美國的教育歷史便是基督徒向世俗教育妥協和退怯的過程，最終是世俗化浪潮不斷挺進！

然而，人雖會妥協與失敗，神卻總不會缺席或退場！

## 掌管歷史並向人啓示的神

教育與信仰，兩者究竟誰是邊緣？誰是中心？世俗化的人與屬靈的神，究竟誰在掌管歷史？

在否定神的人看來，世俗化浪潮正在歐美大地恣意橫行，整個世界無不視教育為救贖！然而，若舉目看全球的光景，情況卻不盡然！在亞、非、拉美許多地方，信仰的覺醒高潮迭起；甚至在華人中間，基督信仰的發展也是一浪高過一浪。

現代教育已顯出無能的疲態，人類社會也陷入種種困境。其實，人的問題在神那裡早已有清楚的答案！回看歷史，表面上世事在不斷的交替、更迭與循環，但其實“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1:9）；因為在萬事背後，神始終如一地掌管著。

誠如英國哲學家培根所言：“史鑒使人明智”，歷史能幫助我們消除對人的迷信，幫助我們發現：萬事皆虛空。一如以智慧和富有著稱的所羅門王，曾發出深刻的感慨：“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道書12:8）他對後人的忠告是：“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當記念造你的主。”（傳道書12:1）

如果沒有父母的教導，孩子不會知道自己來自哪裡？又會到哪裡去？我讀過一則笑話：一個孩子問父母，他們是什麼地方的人？父母分別告訴孩子自己的故鄉，是不同的地方。孩子聽後發現，父母的故鄉不同於自己的故鄉，於是就說：“我們三個能走到一起，成為一家人，還真不容易啊！”

如果沒有創造人類宇宙萬物的神（我們在天之父）通過祂賜給人類的《聖經》，告訴我們：我們原為祂所造的兒女，那麼，我們也會一如這笑話裡

的孩子。

無論我們學習多少屬人的歷史，都無從知道自己究竟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我們，在閱讀《聖經》——這本上帝獨特的啓示——之後，才會知道答案。

若不是神啓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源頭在神；

若不是神啓示，我們根本不知道人類的始祖犯罪，整個人類需要神的救贖；

若不是神啓示，我們更是無從知道人類——從個人到族群——都將最終面臨死亡的威脅；無論多麼輝煌的文明或偉大的人生，都面臨死亡和審判的結局。而即使我們知道，也無能為力；

若不是神啓示，“人生不滿百”的人類無從確定自己生前如何，身後又將會如何；

若不是神啓示，也沒有人會知道：神的救贖會給個人永生的盼望，給人類新天新地的美好期許！

## 真理的清晰道路

誠如《聖經》向我們的啓示，人類第一對夫妻就背叛神，並相互背叛，而註定了死亡的結局；人類第一對親兄弟就出現嫉妒凶殺，註定了人類難有和睦關係的事實！

人類命運的悲劇性本質，唯有神最清楚，也唯有神最痛心！因此，在創世開始的同時，神也為人類預備了拯救的計劃。為了人類的終極需要，神差派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人世，走上十字架，顯明祂犧牲的愛，完成對墮落人類最徹底的救贖！因此，耶穌基督如此宣布：“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

主耶穌基督所顯示給人類的，不僅是抽象的真理，更是通向真理的清晰道路；不僅是支離破碎、被切割成不同學科領域知識的片面或局部真理，而是有血有肉、賦予人以整全生命的真理！是賦予人的頭腦、心靈與意志以力量的完備真理！

這真理不是要改變我們的社會身份地位，而是要賦予我們神兒女的屬天身份與地位。更進一步講，神所要賜予我們的，是寶貴的愛的關係；祂自己要做我們的天父，讓我們做祂的兒女！

這真理不是要我們靠個人的奮鬥改變自身的命運，而是神要把我們帶入到屬祂的大家庭之中，加入以基督為首的普世教會，讓我們無論走到哪裡，都可以“四海有家”，讓我們一生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唐代詩人王

# 十年打磨不為劍

舍禾

十年前的一次旅程，改變了我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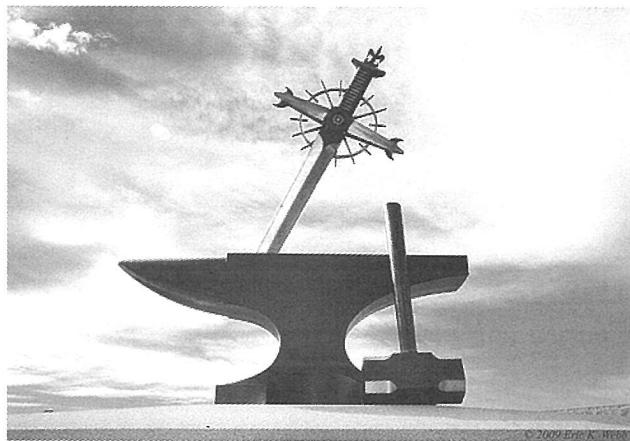
2006下半年的某天，我拖著疲憊的雙腳、帶著滿腔的求知熱情，在機場含淚揮別親朋好友，隻身前往美國。幾個月後，太太和兩歲的女兒也來與我相會。就這樣，我們踏上了一條未知之路，開始了被神打磨的十年歷程。

## 打磨的場所

### 1、神學院

基督工人神學院（Christian Witness Theological Seminary）是我被神打磨的第一站。由於初來乍到，面對生活方式及文化差異，我經歷了很多笑話和辛酸。

在神學院修讀的第一門課是《詩篇》，為密集課。上課時，多半是幾位愛發言的同學在表達看法，課堂似乎毫無紀律。三天後，我去找教務主



任，說明心中的不滿：我千里迢迢來到美國，是為了學習，不是來聽同學「散講」。這讓我與授課老師產生嫌隙，結果拿了很不理想的成績。

五年後，我進入正道福音神學院（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修讀博士課程，第一門課是由一位美國老師教，在五天密集課程中，他講話的時間加起來不到兩個小時。這一次，我是積極發言的學生之一，結果竟獲得了最好的成績！

神學院的功課非常繁重，指定閱讀的書籍多得扎堆，要繳交的文章接二連三。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要求，常讓學生琢磨不透。有些學生很會讀老師的「心」，投老師所好，結果所得分數令人羨慕。對我而言，溜鬚拍馬太過困難，唯有選擇在夜燈下苦讀；幾乎每月一次通宵。若只需閱讀十本，我就閱讀十五本。三年碩士讀下來，我積累了幾百本書；二年級和畢業時並獲得「成績優異獎」。

初到神學院時，正遇到學校計劃南遷，人事動

（接上頁）

勃“杜少府之任蜀洲”）、“人類一切皆兄弟”（貝多芬“歡樂頌”）的美妙經歷！


這真理不是要我們單為國家的發展或一己的前途，而去學習片面的專業技能，乃是要賦予我們讓全人發展、有機和不朽生命的屬天智慧！

這真理不是反對我們所需要的教育，恰恰相反，是要賦予我們最好的教育，超越今日分科、分解和狹隘的專業訓練，超越將神驅逐出教育領域的世俗文理教育。誠如德國思想家舍勒所說：“神學作為高級知識，包含了其他低級層次的知識；而其他低級層次的知識沒有包含高級層次的知識。”（馬克斯·舍勒，《知識社會學》）

這真理讓我們敢於面對世俗化教育的挑戰，而充滿勇氣和信心，如同使徒保羅對腓立比信徒的

勉勵：“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贊歸與神。”（腓立比書1:9-11）

這真理讓我們清楚：離開神，我們什麼也做不了！因為主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只要常在主裡面，主就常在我們裡面，這樣，我們才能多結果子。（參，約翰福音15:4-5）

願人人追問：在神以外，哪有真理？也願人人確信：在神以外，沒有真理！！

作者有教育博士學位，現於Messiah College任兼職講師，為使者協會校園同工，著有《他鄉遇故知——神的愛裡有希望》等書

透過按牧典禮，神徹底將我釘在牧會的十字架之上，從此破釜沈舟，永不逃避。 God put me on the cross of pastoral ministry through the ceremony of ordination. From then on I would not look back nor escape from the duty.

盪，政策時常更改。我當時申請一個獎學金又未能成功，面對嚴苛的學費繳交規定，全家幾乎將走上絕路。

基於種種原因，我那幾年讀神學時，花在禱告、讀經和靈修的時間上嚴重不足，屬靈生命大打折扣，以致於在畢業後的頭兩年，很難在屬靈上有所突破。一直到第三年，失業危機將我推進萬丈深淵。八個月後，在神的憐憫下，我又重新得力，靈性再度突破奮起。

## 2、教會

對我而言，教會是神學院之外的訓練學院，也是實踐、考驗的場所。沒有經過教會的歷練，滿腹經綸只是紙上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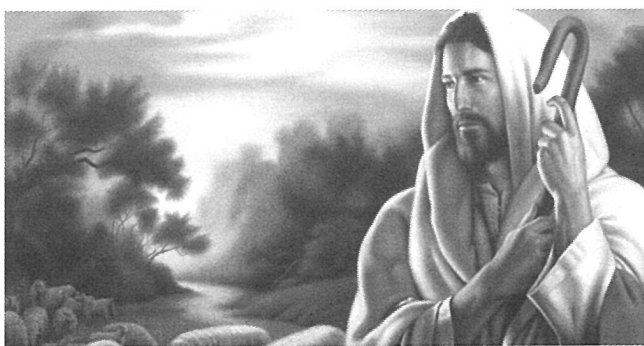
原先我從未將牧會納入人生規劃之中。為了完成神學院的實習課程，我開始接觸本地華人教會。

我頭一個參與的教會，是個瀕臨解散的教會。在一對夫妻的推薦下，我帶著試試看的態度，前去參加該教會的主日崇拜，沒想到在那裡待了十個月。然而由於這教會不是學校指派的，又不符合實習要求，所以我並沒有拿到實習學分。

第二間教會是神學院推薦的，只是當時也沒有牧師。我實習了兩年，期間承擔了堂會牧師該做的所有事情。2009年的下半年，距離完成學業還有一個學期，教會完成了聘牧程序，請我去事奉。然而，2011年年底，由於無法承受牧會所面臨的挫敗，以及難以處理人際關係的危機，我選擇了辭職。這一決定雖讓自己逞了一時之快，事後卻是悔恨連連，並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我在第三個教會服事了整整三年。在這三年裡，我學習牧者所要做的所有事工，包括關懷、探訪、輔導、門徒訓練、傳福音、講道、查經、教導等，神讓我「活活」地變成了一位「牧者」，且從此愛上了牧會的工作。

2016年5月28日，我被按立為牧師。透過按牧典禮，神徹底將我釘在牧會的十字架之上，從此破



釜沈舟，永不逃避。對我而言，這一典禮有如一場畢業典禮，彷彿是神告訴我，在牧會這一事工上，我已受訓完畢，可以獨立奔赴戰場了。

按照我原先的規劃，2016年上半年與教會的合約到期後，我便要回國去事奉。未料，由於家庭的一些變故，我不得不暫時放下這計畫。在短短幾個月內，神為我預備了第四個教會。這是一個經受很多傷痛的教會，然而，在決定接受聘牧的邀約時，我並沒有任何痛苦與懼怕，反而有著滿滿的信心和充足的喜樂。這並非來自我自己，乃是來自於神，是一種無法抗拒的信心，及隨之而來的喜樂。

## 3、福音機構

從第二個教會辭職後，我有幸進入大使命中心（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服事。我的崗位是中文編輯，主要任務是編寫一本宣教學辭典與中國教會有關的條目，同時幫助機構處理各類雜務。

七個月後，大使命中心的會長通知我，我即將被辭退，請我做好心理準備，並儘快尋找工作。當時，我和親戚一起剛剛購買了一間小房子，連第一個月的貸款賬單都還沒支付。鑒於應聘牧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我請求大使命中心再多給我兩個月時間。蒙神憐憫，我於2012年9月底結束該機構的服事。

進入福音機構原本是我如意算盤的一步。一則可以遠離牧會的崗位，二則可以用我所長，盡我所能。然而，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聲稱做過主編的我，竟然在「中文編輯」的職位上栽倒在地，血跡斑斑。

## 4、人際之間

人際關係貫穿於任何一個有人的地方，包括神學院、教會、機構；我將之視為打磨場所之一。在牧會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失敗，就是不懂得如何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成長的我，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很容易持有負面的看法。在我看來，拉「關係」就等於開後門，送紅包；是骯髒的，不可取的。我單純的以為，只要自己與神的關係建立好，和人的關係自然就會理順。但，我錯了。

我牧會的失敗，根本的原因始於人際關係。在八個月的失業中，神讓我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並在眼淚中悔改。再度有機會牧會時，我學習完全將心敞開，與會眾打成一片。等到去第四個教會時，處理人際關係已經成為我的「強項」。



## 打磨的內容

### 1、視野

視野被拓寬，是我來到美國最大的收穫之一。

在這十年中，一些陳舊的觀念逐步被改變。這對寫文章和講道來說，意義尤其非凡。我曾自認是個黑白分明的人，對人事物的看法非黑即白。然而，這種觀點可能出現嚴重的狹窄性，不利於站在更高更廣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且，這種心態會把自己孤立起來，很難接受不同的看法。神通過上面四個場所，更新了我的心靈和心胸，給予我更寬廣的屬靈視野。



以創作《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為例，我原本的思路是只寫家庭教會，不給三自會任何著墨。但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三自愛國運動是中國基督教歷史上繞不過去的彎，必須去面對。再後來，我加入了天主教及安息日會的簡史，這使得廣義的溫州基督教歷史能呈現在讀者面前。但同時，我也表明了自己的信仰立場，並以純正的基督教信仰為貫穿全書的主線。在創作的過程中，我也將溫州基督教發展史與當地文化、歷史人物、風俗習慣等結合在一起，使得全書血肉豐滿，可讀性較強。

### 2、學術

神學院的訓練使得我在學術上越來越正規、嚴謹，在寫作能力上也越來越加強。

過去十年，我在大陸、美國、加拿大、香港、台灣等地的基督教刊物上發表文章約有60多篇，出版書籍包括《中國稗子會——對三自的剖析》、《榮耀荊棘路——一位家庭教會傳道人的自選文集》，以及《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上下冊）等。目前正等待出版的書稿有《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還在創作中的作品有《溫州教會領導模式》等。

### 3、品格

神看重我的品格過於一切。在誠信、謙卑、聖潔、忍耐、寬廣、愛心等品格上，神從未對我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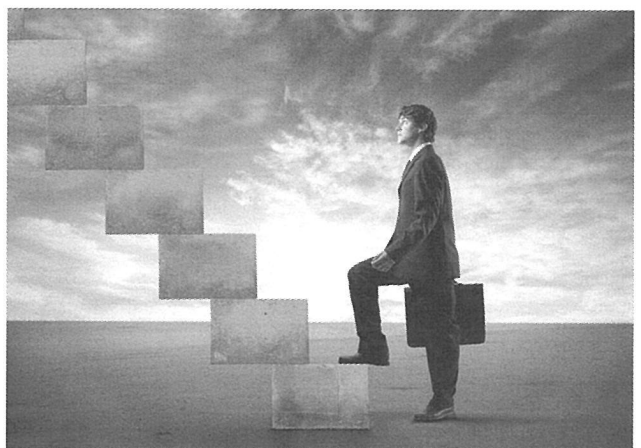
無可諱言，在這方面我曾有過極大的失敗，被人深深的誤會。俗話說，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時的軟弱讓我付出極重的代價。由於神的憐憫，我如今得以站立起來，祂給我的第二次機會，換來了我在牧會中對軟弱者的包容和接納。

在信心的操練上，神讓我經歷了祂的預備。2007年下半年，在我申請獎學金失敗後，有人推薦我申請「恩福」神學生獎學金。起初我對這事並沒有信心。12月31日晚上，我們一家在芝加哥參加一個基督徒大會，當晚，我和太太跪在神的面前流淚禱告，如果再沒有獎學金的消息，我們只能放棄學業，打道回府。2008年1月1日早上，我太太打開電郵，看到了一封主題為Congratulation的郵件，她立刻喊我一起來看。感謝神，恩福通過了我的獎學金申請，讓我的學習旅程峰迴路轉！

### 4、個性

我是比較典型的「憂鬱質」，同時也參雜著「膽汁質」。

這種個性帶來的優點如下：（1）生性敏感，情感豐富，注重細節，低調，不願出風頭；（2）常常冒險，獨自一人從農村到城市，再從城市到美國；（3）內省強，對人忠誠，認真服事，開拓教會。我曾是溫州市區教會的神學教育工作者之一，帶領過兒童主日學、民工教會、青年、大學生，以及在神學院授課等；（4）多才多藝，無師自通十來種樂器，創作過詩歌；（5）富有創造力，對文字工作有很深的負擔和較強的能力，出版過幾本書，創辦過雜誌；（6）喜歡講道、解經，在聖經上花了不少苦工夫。



過去十年神的塑造、打磨，不是為了我個人，乃是為了祂的國度和祂的榮耀！  
In the past ten years God patiently shaped me, not for my own good but for His kingdom and His glory!

但我的個性也有諸多缺點。在過去十年裡，神讓我看清自己的弱點，且朝著以下的方向改進：

(1) 放下完美主義，學會接納自己個性上的缺點，因為完美不能使人成長。

(2) 努力改變做事的態度，攻克猶豫不決的方式，靠著聖靈增加自信。

(3) 學會在逆境中有勇氣開拓新局面，按照神的引領，敢於擴展事奉的領域。

(4) 放下包袱，不被過去捆綁，也不為將來憂慮，培養積極、樂觀的思想，克服多愁善感，不讓情緒起起落落，改變貧弱的自我肖像，制止憂愁所帶來的陣痛。

(5) 在人際方面，增加積極的元素，盡量主動溝通，用智慧與不同個性的人交往，對於真理立場絕不放鬆，但對人不能黑白兩極化。

(6) 在危機處理方面，加強承受力，並有堅定的毅力和不泄氣的韌性。

(7) 增加體育鍛鍊，強身健體，從房間裡走出來，親近大自然，與人分享。

(8) 放下討人喜歡的心態。

(9) 要成為轉化人的人。

個性的突破不僅使我的靈性得以提升，也為教會提供了寶貴的基礎。

## 對牧會的體會

牧養教會，可以將一批信徒帶領成為基督的門徒，也可以培養一批屬靈的領袖。通過牧會，神讓我的文字創作更有根基，更細膩，更加有血有肉；神塑造了我的品格，使我學習更加謙卑、誠實，有信心走前面的路；又在我裡面培育了為父的心腸，努力學習溝通技巧和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並讓我意識到：中國大陸的信徒何等需要深入的牧養。

我從前並不把牧會作為事奉的方向，但是經過這幾年用心的牧會之後，我改變了看法。我願意追隨基督這位大牧人的腳蹤，為主牧養祂所交託給我的羊群。

而今，我已開始在一間新的教會服事。或許神要我在這次事奉中，交出一份綜合考卷，令神滿意、令人滿意。我願意順服神，依靠神，完成答卷的工作。

## 回中國服事的方向

我生於中國，長於中國，曾在中國事奉，對那一片苦難的土地有著非常濃烈的眷戀。猶記得十歲時，常聽傳道人講教會荒涼的景象，每次聽到這

類信息，我就會淚流滿面。那時我便把自己奉獻給神，要為神工作。



十二歲那年，我開始學習講道。十三歲，我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舍禾」，表明奉獻的心志：「命舍禾場」。服事神是我一生的追求，而我對中國教會的負擔從未有過減弱，即使已在美國十年，也是如此。每當唱起有關國內教會的詩歌，我都會止不住地流淚，並祈求神帶領我重回那裡。2015年1月，我曾回中國，看到不同城市中有那麼多大学生、海歸、青年人，內心萬分激動，巴不得能把福音帶給他們。

過去，我曾為回中國服事定過三次時間表，但都未能實現。如今，我願意順服神，把主權完全歸回神的手中。我們一家都在等待，隨時聽候祂的吩咐，準備出發。

十年是否真的能磨一劍？我並不確定。但有一點我很清楚：過去十年神的塑造、打磨，不是為了我個人，乃是為了祂的國度和祂的榮耀！

作者現在北加州牧會

### 新書



### 當淚眼望向榮耀 —八福闡析

陳宗清著

主耶穌在「八福」中闡明，蒙福的秘訣在於生命的品質如何。蒙福的第一步，是認清自己靈性的貧窮。破碎的心、流淚的眼，是奔向榮耀的源頭必有的經歷。

建議奉獻10元。



(接封底)

## 愛從何而來？

麥肯金在簡短的辭職演說中提到，這決定只不過是履行四十年前所立下的婚約：「或健康、或疾病，直到死時。」這句話聽來容易，然而裡面蘊含了多少犧牲與眼淚。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世上最無私的愛，無可否認，是父母對兒女的愛。其實，父母的愛出於天性，是神的作為。神把生養之愛放在動物的本性中，讓所繁衍的後代得以存活。然而，當孩子開始有自我的主張，親子關係往往會出現裂痕；進入青少年期，父母的責罵與孩子的頂嘴加劇，甚至會超過彼此親情的表達。

比較起來，夫妻或男女之間的情感就複雜得多，而且與個人的抉擇有關。舊約聖經中的《雅歌》，以詩的形式詮釋戀情的起伏。頭一篇短詩描述戀愛的感受：「比酒更美」，接下便一語道破這種愛的核心：「願你吸引我」。<sup>2</sup> 顯然，戀愛火花的點燃，常是因對方滿足了自己的喜好。倘若對方產生變化，吸引力消失，愛情也會化為烏有。

分析《雅歌》的幾篇短詩，可以看出戀情受挫的主要原因，常是一方只想窩在自己的舒適圈中，不願意配合對方的需求。<sup>3</sup> 這亦是自私本性的表現。

這卷書動人的副歌為：「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她自己情願。」<sup>4</sup> 可見，真愛的本質與意志有關。《雅歌》的女主角書拉密女，最後能和男主角所羅門王完全聯合，關鍵在於：她願意放下自我，投身於情人所關注的事：「我下入核桃園，要看谷中青綠的植物，要看葡萄發芽沒有，石榴開花沒有；不知不覺，我的心將我安置在我尊長的車中。」<sup>5</sup>

所羅門是智慧出眾的君王，在經歷人生百態後，他留下了《雅歌》這卷書，稱讚「愛情……是耶和華的烈焰。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可見無私而純淨的「愛」，乃是人生最寶貴的體驗。<sup>6</sup>

## 過於人所能測度的愛

可惜，像麥肯金對妻子的忠貞之愛，在人間已是稀有。他提到，每逢陪伴生病的妻子出門，常有人對他的忍耐與體貼投來欽慕的眼光。不過，在麥氏不朽之愛的襯托下，回顧耶穌在世上的言行，豈不更令人稱奇。

耶穌的生命所展示的，是豐富而無瑕的愛。他照顧貧病者、接納邊緣人；以「浪子」的比喻解析神的寬容，用「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曉喻愛的實際；要聽眾「愛仇敵」；為門徒洗腳；並甘心為罪人死於十字架。在最後的時段，他不拒絕

用親吻出賣他的猶大，又用愛的眼神凝視否認他的彼得；他在承受釘十字架的痛苦中，仍發出字字晶鑽的代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sup>7</sup>

難怪使徒保羅禁不住讚嘆：「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sup>8</sup> 約翰更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神就是愛」，因為祂「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sup>9</sup>

## 怎樣活在愛裡

基督徒可能誤以為：「愛」是出於我們的主動和努力，因為舊約最大的誡命是「要盡心、盡力、盡意、盡性愛主你的神」，新約的新命令則是要我們「彼此相愛」。然而，墮落之人的本性裡並沒有神的愛。

麥肯金承認，他在照顧妻子時，也偶有失去耐心的情形。對自己竟會作出缺乏愛的舉動，他亦大為吃驚，並立刻向神悔改。從這個例子來看，一個人要無時無刻活在愛裡，唯一的途徑是紮根於愛的本源，就是神自己。

耶穌教導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倘若認真如此禱告，那麼，我們就會如同《雅歌》中的書拉密女，在留意所羅門園子的興盛時，「不知不覺」她便置身於王的車輦中。這樣活出的愛，不是咬牙切齒的勉強造作，而是在與神聯合中不費力地流露。

在華人當中，人際關係很難看見真誠的愛。在社會上，多半的人戴著面具虛應世故。在家裡，自私的本相畢露，不是喝斥吵嘴，就是不情願的勉強。我們在愛裡實在是赤貧的。

求神憐憫，多多興起真正認識祂、以致能活在愛裡的人，在億萬心靈中注入愛的甘甜。

註：1. 原書1998年出版，2002年出中文版。麥肯金在該書序中提到，他只是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並非提倡「親人照護」的觀念。也許很多人和他一樣有愛心，只是限於客觀因素，無法做到像他一樣。他的原配妻子於2003年過世，他於2005年再婚。 2. 雅歌1:4。 3. 如，2:14；5:3。 4. 2:7；3:5；8:4。 5. 6:11-12。 6. 8:6-7。 7. 路加福音23:34。 8. 以弗所書3:18-19。 9. 約翰壹書4:10，16。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 活在愛裡的人

蘇卿

「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約翰壹書4:16）

今年6月2日，哥倫比亞國際大學的榮譽校長麥肯金（J. Robertson McQuilkin）過世，享年88歲（1927-2016）。該校網站刊登他的巨幅照片來懷念他。這所學校曾是全美差派宣教士最多的聖經學院，麥肯金的父親是首任校長，他也畢業於此。年輕時，他全家曾去日本宣教12年。返國後，他擔任該校第三任校長（1968-1990），期間學生人數增加兩倍。

華人教會對這位屬靈巨人的成就或許所知不多，但他所寫《守住一生的承諾》（*A Promise Kept*）卻廣為人知，<sup>1</sup> 該書講述他照顧患阿茲海默症妻子的見證，感動了許多人。他的妻子原來能幹活潑，但55歲開始出現症狀。在麥肯金事業如日中天時，妻子病況日益嚴重，且變得對他極其倚賴。後來他放下一切，專心陪伴照料她，長達12年。

（轉封底裡）

